

皇
明
輔
世
編

皇明輔世編卷之五

明太常毘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序謨評梓

胡端敏世寧

胡世寧字永清浙江仁和人。誕有異表，弱齡負巨人之度，讀書不治章句，惟慕古奇節偉行非常之功，嘗數夢與于肅愍議國事於朝。家貧，大布脫粟，弗支卒歲，落落自豪，不以動其意也。出贅昌化李氏，因補昌化縣學生，受知吳提學伯通。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二，例有司給道理費人百金。世寧以浙右歲饑，却五十金。明年癸丑，舉進士，時須謁鎮守中貴人。世寧重折節棄之去。時岐王開國庶務方殷，且羣從素驕，世寧惟謹禮明法，感以至誠曰：「此朝廷法，卽

去今已百
餘年矣
思其
等

殿下家法也。某何敢從此朝廷民卽殿下千百年立國根本也。某何敢不恤衆繇。是憚其正而服其公。在郡八年。補德安府推官。獄之小大。必以情。幽滯輒從平反。決縱民有包相之稱。郡故徭賦偏苛。積病日甚。屬世寧覆之。清里甲均差役。練民兵。廣儲蓄。諸條畫皆可以爲經。十三年。召補南京刑部。陝西司主事。抗厲法守。罕所撓。絀上言。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參養。狙于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行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必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

其要尤在
知人不知
人破格無
益

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寔繫於此，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十四年，應求言詔，陳邊務十事，一言用人，宜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繇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繇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朋類引援，乏人佐理。其來有漸，而所言士風國用、武備將權，猶切時病。間則延集郎習同志，講求匡濟之略，劑酌俗化之宜，西寧戾家訟久，更九司十二道。訟者老且貧矣，世寧一問，卽得其情。云法如是，特聽訟者善避嫌，不如我愚而直任也。訟者感泣而決。

顧金箔者富翁也、被誣致大辟、世寧求得其情辨出之、顧後每過世寧寓門必稽顙而去、其不爲威富所奪類如此、已丑叙進山東司署員外郎、遇 毅皇帝登極、詔實授加奉訓大夫、時詔復求言、世寧陳六事、一勤學問、乞以大學衍義一書常備經筵講讀、中間所載如辨人材、察民情、嚴內治、教戚屬、四書尤乞更加詳玩、一廣延納、乞令大小官員直日輪對、館閣近臣不時咨訪、仍乞少降辭色、俾得從容盡言、一公用人、大要與前立賢無方意同一汰冗費、今民窮財匱而冗費愈多、羣臣屢言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乞勅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加添若干、吏兵二部查內外冗食之官、比國初

人亦當知
自重乎

增設若干凡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仍伸論左右及勲戚之家各
守禮法各崇節儉又選剛正法司執持於下庶節儉成風而國用
自足一重守令今後百官陞授乞略倣唐制不歷郡守不得任侍
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陞臺部給舍庶守令重而民生自遂一慎
輔道乞妙選老成之士爲東宮官其所講讀固宜稱堯舜述周孔
而聖祖開創之難前代興衰之故及邊境艱危之狀間闕窮苦
急情宜一一備述庶法戒兼存而聰明日廣命下其奏于所司
機戶顧謙侵官鑑累萬世寧力正其罪謙祈解不能乃于劉瑾懇
下南道承璫意劾世寧爲枉牘上仍如其擬謙謫配南道臣抵
重罰世寧以守正而免於禍正德二年丁卯進署陝西司郎中時

劉瑯守備南京而陝西司分轄八衛所武臣有犯至司輒略瑯判一狀云問官有私卽無敢正法矣及世寧視篆瑯絕無撓阻蓋彼檢諸司叅謁手狀歐無世寧姓名知其不可輕動也戊辰陞廣西太平府治屬州縣盡蠻徼鄉以夷官統夷族羈縻叛服不常太平知州李瘠久悖亂阻聲教世寧至爲不置意中惟推誠羣夷絕貨餽簡禁防布恩信亦子撫之簡恤其私夷衆孚格乃撤其黨有幹略者龍英州趙元瑀授計討瘠平之散其黨元瑀者瘠外兄也上官世及輒轉展結勒索賂以故怨叛益輕中朝士人世寧令土官生子卽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攜之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敬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官于朝土官

大悅服。思明府黃文昌兄弟稔亂拒命。大將出征。世寧協贊方略。不費一矢。掩捕成獄。又平羅陽縣爭立。定名盈州。疆土積惡頓息。郡治三面逼江。唯北無限。世寧因民欲議建壺關。甚堅厚。萬夫畢集。公費數十金。皆出之土官。費不及民。繇是遠近咸懷。服順如良民。又籍記治夷十事。爲代者告。未幾。以母喪去官。土人走送者以萬計。七年。服竟。補寶慶府。值巨璫。借鎮守以事至郡。而縣集夫數千。且哀金餉。世寧咸罷之。接以常禮。鎮守王潤乃肆橫索。世寧折以法。潤遽歛手。他日。其從人以左道寓郡。世寧執之。恣射平民者。又執之。潤銜世寧最深。而猶稱世寧好官。云府舊糧則繁漫。吏緣爲姦病民。莫可端究。公類田均糧。而畫一徵之。民自歲供之半。

閩境盡騷稱曰胡父是歲遷江西按察副使脩兵東鄉嚴谷峭阻
羣盜穴之四出掠暴幾五年爲饒信患尤劇世寧諭禁招捕威信
明確次第嚴靖擒賊怙亂樂庚二陳邦四秦原效順王賽一之死
旣而遷縣築城經武賑饑時爲語曰姚源之事三都堂處之而不
足東鄉之事一兵備任之而有餘受調征姚源追蹙之窮其往調
征毛坊援吳廷舉調征建昌衛蓋國皆晨夜馳坑谷蒙犯矢石
咸底克服又城廣昌城新城南豐以固防禦柄兵及同事者姻闕
其勞績世寧不自白也初寧庶人宸濠志不軌構陷鄭布政岳觀
世寧與鄭周旋且忿世寧論對峻直托以討賊迫世寧卽出省世
寧亦因是不復至南昌他日憲司檄回賀濠生辰世寧曰是欲致

御中國賊
無出此三
言

我而制之也不往。諸守巡因亦不往。至己卯之變。竟以生辰。世寧
蓋見其幾云。凡寧府事人卒。吏至撫州。營私殃民者。世寧輒裁以
法。世寧念濠反跡已著。乃中外側目。莫敢言者。感憤上疏。悉發奸
狀。首陳江西賊情事勢。撫勦機宜。因言江西之禍。不止盜賊。蓋于
時都御史俞諫用兵姚源。久無功。寧庶人有逆謀。故世寧言平賊
二策。惟勦與撫。今素無定見。恩威倒施。事多展轉。賊益無忌憚。惟
舊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于微。持此三端。官有定
守。民有定志。戢戰興農。救災卹困。治安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
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又江西天旱日
久。千里赤地。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饑。賑粟無備。省城被火。

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庄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員多受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皆起爲盜、臣下恐有隱禍、及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益有可慮者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衛以來、威勢日甚、而上下官司奉承太過、乞推大臣兼任提督巡撫、假權便宜、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併新盜賊、應勦應撫、或先或後、悉聽計畫、區處更乞戒諭寧王、宗謙遠嫌、依祖訓止治其國、三司以下政務不須干預、嚴戢下人、恪守禁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施

舍已責惠及貧民、庄田基址悉還原主、再有積惡不悛、及投充撥置、法司提問如律、庶幾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紆南顧之憂、累千餘言、事下兵部、取旨移文寧府、令自鈐束其下、而濠至涕泣、有自咎語、亦懼且悔矣、自世寧尉廨門達、本貫舊任濠、皆置人焉、然覘其廉正、不可污、乃摘前疏禮樂政令、不出朝廷諸語、爲離間親親、妖言誹謗、奏逮之、旨未下、而陞福建按察使、離任矣、臨發、中食毒、下血幾殆、蓋濠爲之、時按浙御史潘鵬、卽後爲濠、賁僞檄者、忽遣官挾寧府私卒、盡囚世寧家人、誘欲執之、世寧慮往江西爲濠、甘心死、不白、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乃得間道歸身京師、繫詔獄、刑訊踰年、濠必欲殺之、賄結

諸用事者朱寧、張銳、蕭敬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介抗章言其應死者三，卽前所擬離間妖言毀謗也。世寧瀕死幾矣，言官交章論救不已。用事者迫於公議，得減死，謫戍遼東瀋陽中衛。丙子秋，抵遼撫巡而下，極禮遇之。世寧不就館，穀躬履行間，爲講學授徒自業。凡四載，十四年六月，濠舉兵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死之。陷南康九江，攻安慶，將進窺南京。王守仁以都御史倡義兵討平之。十五年，始直世寧起徒中，爲湖廣按察使。十六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世廟更化，首獎忠直。世寧遂手疏勸上修德講學，薦魏校、何塘、邵銳堪講官，林俊、劉忠、林廷玉堪輔弼。世寧奏國初設松潘軍民指揮使司，控制羣番，爲全蜀障蔽。松

城內外地皆熟番爲我服役故有八郎等四安撫北定等十七長官司其南路至疊溪千戶所又有鬱郎等二長官司其東路至小河千戶所再東至龍州則近白馬路長官司皆受約束爲我藩籬及後任用非人撫御失宜熟番多畔松城四外盡皆警敵而東南二路僅一線之通景泰間添設總兵官都御史專治松潘然四川會城又設巡撫彼此牽制難於行事以致舊維州之失竟不能復董卜韓胡之強終不能制然彼時東南二路猶皆可通及後去都御史分設兵備副使三員一治松潘一治疊溪威茂一治茂州以東壩底徐塘等堡路抵龍川謂之小東路而住劄綿州參將二員分治東南二路邊警二員往來於中每歲二八月中松潘總兵與

茂州恭將會議一次、松潘兵備與茂州兵備會議一次、每會皆緝
擊率兵與偕、軍威猶振、以後因事棄去游擊、弘治間承平日久、巡
撫官惟事保守、務爲欺隱、軍殺一番則罪以擅殺激變、番殺一軍
則罪以玩寇失機、由是官軍衰氣、惟扣糧閉口、以賂番、或棄兵械
爲番役矣、以是番人日橫、邀劫道路、殘破官堡、官皆不問、邊堡有
報、匿不以聞、不幸敗露、事聞于朝、則反以隱匿之罪、謫之下吏曰
彼未報也、因循歲月、坐致部堂、稱爲老成、南路阻塞、則取此之姦、
今欲通之、要在威信兼立、撫治兼施、又在用人才、添兵將、更賞罰、
足財用、四者而已、其曰添兵將者、欲如舊制、松潘另增一員專管、
疊茂另設游擊一員、除見任曹昱管轄松潘、另增一員管轄疊茂、

令其各選領精兵二千常在會城就糧屯據仍依舊規不時轉往松潘巡察以振威武或他邊有警腹裏寇發量其事勢輕重調遣朝報以發早行撲滅其曰更賞罰者一則不欲以首級論陞恐致貪功而取敗一則惟欲以隱匿爲罪酌量失事而置刑下兵部條議謂較首虜論功乃國家定制若舍首級不論則巧立名色冒濫功賞其弊愈滋惟在撫按等官覈驗得實則自無弊其鎮巡等官隱匿失事不報及縱容勢要人員奪功冒賞者俱聽巡按御史劾治至于撫御之策大率以信爲主而恩威兼施招來熟番使爲我用則可不煩兵餉而道路自通番夷畏服矣議上從之又劾退貪虐帥臣張傑太監趙欽獨境大悅方討滅亂番節孝一族而代者

至矣。嘉靖元年，遷吏部右侍郎，道聞父喪，去官三年。詔議，睿皇尊號，屬時江淮薦饑，廷臣伏闕強諍，多被杖除名。世寧免喪居家，上奏曰：「陛下踐祚之初，臣竊效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伏見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元，洞燭萬幾，仁矣；明矣；而武則未彰。邇因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陛下優容再三，彼憤激愈甚，以致聖心赫怒，薄示威罰，朝野肅然震悚。聖武昭彰，三德備矣。然臣竊有憂之：蓋三德以仁為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者也。譬如天地，仁則生成之，德明則日月之昭，皆不可一日而無。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傷必多，而天威褻矣。故仁或可過而明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

而武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悉下司寇問理，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所爲武也。若乃廷辱之以箠楚，則其間或有心實忠良，體素怯弱，一時不堪，箠楚偶斃，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大爲天地生成。矣臣知此事非出陛下本心，實繇羣臣愚見憤激之過，然傳播天下，書之史冊，鞭朴行於殿廷，刑辱加于士夫，非所以昭聖德之美也。方今急務，孝親爲大，保民爲本，乞早定追崇大禮，肆赦羣臣小過，使之各陳救荒弭亂保民之策，而議行之以綿皇祖考萬世之配則陛下萬世之孝也。席書以達禮受知陛下親親爲國部尚書，此古聖王知人善用之美，書亦何必嫌疑固辭，但恐後有

已見後日
事

重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援書爲例。實緣結托不縣。衆推以得倖
進者。聖明于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
英達。今雖執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冷
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乞以天地日月三
無私之心。炤臨于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
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適莫于中。天下之幸也。繼復
疏舉前古治亂。關於戚宦宰執者。以規警當世。明盡懇直。累千言。
不果上。既有議遷。顯陵于燕山者。世寧乞嚴絕。檢壬君臣協恭。
惟任賢保民爲務。并前疏並進。上覽畢。深嘉之。自此浸尋大用。
矣。四年。以兵部左侍郎召。世寧前謫遠。備詣東北。兵政弛敗。進備

邊二十五策皆防成長利會官匠陞職過濫世寧言比者官匠趙奎等五十四人以太監張忠一言盡行陞職祖宗列聖以來臣未之前聞也且自古國家財盡必取于民民窮必至于變今官實既濫則俸入不得不增恐有限之供輸不能給無涯之用度陛下爲祖宗保天下爲天地養生民不宜有此疏入未報會太監周循王本等奏乞錄已故太監羅籥奏文宗屬詔復從之于是尚書李敏復以爲諫上以陞授官職亦先朝故事戒勿復言世寧復憂時事獻三經講議大學秦誓好惡之章以戒媚嫉尚書惟辟作福之章以重威柄易大傳不出戶庭之章以慎幾事多中時忌諱留中於是言者劾世寧敏造謠導長殺之漸世寧乞骸骨上鑒

留不許大禮成。世寧與加俸辭。以在廷謫。隨時在家。欲極言治道于後。故僭言大禮于先。况屬論定之後。不敢祗領。又進知人官人二十事。言者論列未已。世寧力求退。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六年丁亥。考察留都五品以下文臣。多所鑒正。五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舊凡轉輸至者。弗獲時納。或候至數年。乃使謂內監曰。如更阻難。富別有處耳。蓋欲奏使征輸京師也。不數日。納竟者五十餘輩。又福建解至料銀幾二萬兩。皆赦前已徵者也。所司以時價不賈。欲令加徵。乃爲疏言。各省未輸者。盡聽蠲免。而此解至者。反欲加徵。情理豈堪得請。直輸其銀于京。一省免重困。以左都御史召過流。疏治河事宜。及瀕河夫役之困。道改刑部尚書。尋用爲事。霍韜言。

加太子少保左都御史掌院事七月詔世寧入振舉憲度釐正敝習世寧上疏曰臣聞帝王之治有要中而已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人君喜有賞怒有罰若當喜怒而隱忍不行或既喜怒而留滯不化又或今日當賞而以宿怒格之不賞當罰而以宿喜縱之不罰又或事宜賞乘喜而過賞宜罰乘怒而過罰皆中之累也周公告成王曰俘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近見撫按叅官本中有飲食紙割應用微物而卽坐賊奏提者至或大奸大貪置之不舉而維繩武職小官以塞責臣恐刻鵠成風非惇大明作之意也及論聽言則舜戒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背之夫聖亦欲其臣之正諫也雖樂正諫而又曰朕

聖謨說殄行則妄言者亦疾也。雖聖謨說而又曰欲並生哉。格則承之庸之則又不得已甚而許其改過復用矣。舜之執中著于聰言如此。夫人臣事君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古之道也。士學不明以將順爲逢迎恥以自居雖有德意宜將順者曲加阻遏而掠匡救之名若夫心非爲公意圖媚寵排擊忠良陰除異己欲致明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一賢而威福惟其所媚者之歸數年以來主威不立善政不行亦已甚矣。陛下至明屏除略盡但臣獨念其間有事當言而過激心無他而見短若此者與讒邪同棄深可隱惜又恐中人惕禍遂怯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奸莫之敢論臣請得與吏部考覈之究其心之公私原其罪之輕重量其才之短長次第

疏進、或稍收叙、庶無遺才、古之論用人者曰、其難其慎、惟和惟一、難者難其任、慎者慎於聽察、以防小人也、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一、以任君子也、臣願陛下務存難慎之心、收和一之效、勅諸臣彼此相濟、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上覽其奏、以爲得大臣愛君陳善至意、惟查覆事已之、先是六月間、黃河水溢、奔入運河、沛縣地方、泥淤填七八里、糧船三千餘隻、阻不進、是時建議治河者、詹事霍韜、兵部尚書李承勛、及世寧言、人人殊、韜疏略曰、今議者欲引河水自蘭陽注宿遷、少殺河勢、則徐沛不溢、運河不淤、臣與方獻夫以爲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爲之東捍、東北諸山且列如垣、猶有底極、若自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千里、河遂

後朱司
開夏鎮
用此策

奔放數郡一壑其患不獨徐沛而已臣竊謂今日所急宜先疏通
運道然後議處徐沛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疏濬
淤沙以通運道然泥沙隨水自高而下挑濬未畢水至復淤雖日
役萬夫力猶不足今沛縣既塞運船皆繇昭陽湖入雞鳴臺至沙
河迂回不過百里湖面寬夏秋水溢則患覆濬冬春水涸則慮高
淺若沿湖築堤濬爲小河河口爲閘以時蓄洩水溢可避風濤水
涸易爲疏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卽土堤可成一年則石堤
可成用力少取効速黃河愈濫運道愈利較之役丁夫以濬淤土
愈濬愈淤勞役大不牟也按古黃河自孟津至於懷慶東北入海
今衛河自衛輝府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今圖便宜

河之北
已定矣

衛之爲御
乃北人青
非御也

水分開流
緩速緩亦

之策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引河水注于衛至于臨清
天津則徐沛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勢其壯自倍此其爲便利
一也按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百八十里至于淇門
入於御河卽汲縣衛河也今縣河陰原武孟津懷慶之間擇地形
便導河水注于衛河冬春水平漕舟繇江入淮沂流至于河陰順
流至於衛河沿臨清滄州至于天津夏秋水迅仍繇徐沛達于臨
清至于天津是一舉而兩得運道也此其爲利二也承勛言黃河
遷徙無常然必避高而就下善治水者因其性而導之今日之功
但當疏濬其下流防遏其上源使不至大爲害耳按黃河入運
道支流有六若六道通流以殺水怒當不爲患自渦之源塞則北

出小黃河沿溝等處不數年諸處皆塞北併出飛雲橋于是豐沛
受害而金溝運道遂闕然幸東面背山猶有所障故昭陽湖得通
丹若益徙而北則徑奔入海安平鎮可慮單縣穀亭古里生靈之
命可憂又益北則自濟寧至臨清運道諸水俱相隨入海運河何
經通臣愚以為相六道分流之勢導引使南可免衝決之患此下
流不可不疏濬者也然欲保豐沛單縣穀亭之民必因其舊堤築
之障其西北使不溢出為患此則上游不可不隄防者也識者以
為不若於昭陽湖之東引諸泉水為運道建閘以節水自留城沙
河為尤便然大役一興為費不貲誠宜整理鹽法措置餘利以給
河工今大小諸臣任事任怨工宜可就世寧言今日之事開運道

我朝河工
得急原爲
運道

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不治河，運道不通。臣請先述治河之說。夫河
流分則勢小，合則勢大。河身寬則勢緩，狹則勢急。治河者順其性，
則易逆其性，則難。故曰：不與水爭利，此其大法也。河自汴以來，南
分二道：一出汴城西，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
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
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
雙河口至魚臺、場口出；一自儀封，至歸德、徐州，小浮橋出；一自
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溝出。六路皆入漕河，
而總南入淮。今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僅存。所謂合則勢大，而河
身且狹，不能容納，故溢出豐沛。徐爲患近，又漫入昭陽湖，故疏河

沙壅運道遂塞。今宜因其故道而分其勢。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宜嘗濬以分其上流。自汴東南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小浮橋溜溝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或修城武以南廢堤至豐單之黃德賀固楊明等集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塞決以防其北流。此治河之急務也。今爲運道計者欲從淤處挑濬修築則沙土不堅欲於昭陽湖築堤則沙積復壅不若于湖之東岸膠沛魚臺鄒縣間獨于新安社地更鑿一渠南接甯城北接沙河其間不過百餘里渠深視地形廣皆五六丈厚築西岸以爲河之東堤今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爲河流漫散之區此上策也疏並下工部請下總督大臣會議勘酌舉行上從

私通者原
不稽謁

之執政請禁私謁。世寧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見其貌，聞其言，無
繇知其心，識其才。若謝絕過從，徒采浮言，按考語而求激揚舉劾
之當難矣。上是而從之。以近年刑獄未清，乃裁上書一之法，申
明職掌凡十條，最後一條曰：內臺之職，專以糾劾有司，辨明冤枉
也。乃獄情微暖，所當審議酌中，以處者多端矣。今天下赴愬之牘，
有奸民畏死，每歲奏辨，輒行再問，以緩須臾者；有實則冤抑，而所
司不理，第遵原案，增設具上者；有貧民無力奏辯，而卒死獄者；有
富民無辜，而所司引嫌，彼此相比，竟不得出者。是足以上累聖德，
感召災異，原其本，皆以士習不正，忌刻成風，動致毀謗，則終身嚴
黜如浙江僉事彭祺爲令，以循良稱爲御史，以守正著，徒以發一

康侯之罪受聘奪職臣以爲請如此者有大臣爲之辦理宜特復之以爲守正之勸大臣申理無實則聽言官劾劾耳因條例所當禁約者以上乞下諸司遵守焉上曰卿言皆慎重刑獄疏理寬滯之意其令內外刑曹一體遵守若朝覲考黜官已有累朝禁約難以輕改果有執法被誣者許大臣言官即時論辯吏部仍查訪可否具奏定奪蓋考察奪職者始許大臣言官論辯矣世寧又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親覽章奏爲勤政勵精之實德然而覽之無要則亦徒勞精神而聽斷不能無遺矣書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釋曰陳言事理並要直言簡易不許虛飾煩文弘治以前臣僚章奏皆刪繁就簡君上得以親覽無遺及武宗之時不親政事臣

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刪削惟聽吏胥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而數紙雖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讀一遍者乃以上勞君父爲治之體豈當如是臣願申勅內外諸司凡事當奏題者務矧弘治以前舊規刪去繁文務重簡要不許全錄往來文移而部院議覆者亦必撮其要語使無贅辭又無失事庶幾少便省覽上曰覽卿所奏具見忠愛諸司奏章俱朕親覽自今不許詞煩第宜明白開陳要旨庶幾易省閱都察院曉示內外咸使知之世寧之再召也執政有力焉世寧終不與黨人臺閣月復改刑部尚書世寧以災異求退因言十事一勸上日閱大學衍義二久任巡撫守令并寬其文法三久任布政使徑陞九卿等官不必再推巡撫四分巡僉

事三年間專官一道不必更移五陞除有司官就于近地以便之
任六布按二司只于所在衙門陞轉不必南北交遷七才力不及
官量調相宜處所不可置諸遠方八邊方布按二司佐貳宜越資
用使之諳練邊事以備邊鎮巡撫九廣西四川雲南司府州縣官
宜選用有精力諳土風者不可僱用衰老貪懦之人十嘉靖二年
五年二次考察黜退官多剛正有爲之人宜與養病休政者一體
令大臣科道保舉推用疏入上荅曰卿才識老成召用未久宜
盡心供職不允辭所陳勤學事朕深用嘉納朝覲考驗官係累朝
舊例不宜更變以啟紛擾其餘下吏部議行世寧又言詹事霍韜
頃固辭恩命者其心不欲以議論編摩爲功而虛受高位無所事

事也。臣觀韜之爲人，薦賢如不及，論事嘗有餘。孤忠勁節，近世鮮
儔。誠爲宗廟之器，社稷之福。陛下有臣如此，不宜久置優閑，而
使專事編摩也。竊惟 祖宗初設都御史以糾劾百僚，其後都御
史與六卿皆同僚，人情稔熟，故彈劾多不行，而遂委之御史。至於
輔諫之官，亦廢不設。老成正直之言，自是不聞於庭。誠盛世缺典
也。如韜者，特授以都御史，仍兼詹事學士之銜，不使在院聯署刑
名考察諸務，惟專以論思繩糾爲職。凡事干君德朝政有所闕漏，
及大僚之中有衰病不職、姦慢不忠者，責其指實上聞，則朝廷有
直臣，上下無過舉。後若有其人，則置無其人，則已疏入。上優詔
答之。先是新河之議，始于世寧，而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行之稍急。

以致人言應期罷去事以中止世寧疏言新河之議首倡自臣既而盛應期先因僉事江良才具疏偶與臣合遂爾奏報爲國家興莫大之役第初議限六月而應期勇于集事功厯四月已十成八九遂致官吏嚴急怨謫煩興朝議以安人心爲重亟止其事尋命應期與維熊同罷彼維熊之反覆變詐陰陷大臣私誤國事其罪當不止此至于應期平日執性過嚴所至物情不協非過寬大之朝不止罷黜之罪今得此非不幸也但自古國家每值大事必追責首議之臣應期止因臣妄言新河之謬得罪以去則是不惟誤彼徒費工力而使後任事之臣盡以應期爲戒皆臣一言之所致也請與應期或更加重擬或薄示降詔使天下後世皆知我皇

上取臣賞罰之公明。愚臣死不敢欺之義。上報曰。覽卿所奏。已悉主情。但應期受命治河。委任非人。督責過嚴。以致怨聲載道。不無開業已處分矣。卿宜安心供職。不必引咎自責。世寧於重辟擬罪。研究情法。不以文法嫌怨自阻。雖奏當論定罪在不測。衆知勢不可反者。世寧知其非辜。亦奮身執議。懇惻別白。爲上言之。弗憚已。上常感悟。納用。陳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甘肅。與敗土魯番兵。于時總制西事尚書彭澤當軸秉政。大學士楊廷和也。上梓畚據哈密城。劫忠順王印。以要市中國。而再阨於九疇。再失利去。乃縱反。問計。傾九疇以行其謀。是時王瓊雖去位。而有憾于廷和。澤陰謀。議禮諸臣桂萼方獻夫霍韜張璁。謂番廷寇暴。哈

大有力

得淪陷職自九疇啟蒙因得連坐廷和澤焉於是下九疇獄擬大辟世寧昌言於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可世寧乃奏述西事詳辯九疇之誣以明其決不然上大悟曰豈以我巡撫都御史殺來償回子命耶九疇繇是貸死戍邊廷和得免於逮七年春世寧疾作乞骸命其子純入監讀書先是太監剛聰赴南京織造世寧時任留都司空嘗以禮法折其橫矣至是聽誣漕運官軍兵奪其織造之貲幾陷二千人世寧乃疏不宜濫及以驚衆上是其言得從寬決至秋聰家僮訐聰自私誣衆之罪上怒下聰獄抵法而世寧言益信焉世寧掌邦禁凡十月其於中外諸司要囚劇獄多所平反類如此時刑官分錄天下罪囚

事竣世寧悉審別當否品其勤惰而劾其縱者三人其因事建明得著爲令者三親屬犯姦者減死一也竊盜自首得減者免刺二也庶人在官應守法而不守者並以枉法科賊三也時奏河清甘露降方告謝齋宿忽風霾異嘗世寧求黜應變不聽則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寧疏辭且言甘肅之危可慮中原兵將錢穀無備可慮臣弱才恐負重任再辭不許則陳兵政十事一定武略自古詰戎練武專備蠻夷盜賊今境外西夷已有祖訓不許輕伐惟謹邊備廢將入寇則先伐其謀耳至於民間之盜則宜申勅巡撫兵備立爲定制居常練兵足食盜賊一發卽舉兵撲滅于微散其脅從殲其渠魁毋事姑息若一時稍有

挫衄則當責其後効以收全功其或隱匿坐視若爭權阻事忌成
毀功者皆當嚴治重者論死一崇憲職各邊腹裏兵食調度兵將
選練俱在巡撫次則兵備其職視他官爲難宜令吏部訪舉年壯
資淺諳曉兵事才能濟變心誠體國者而專任之寬其文法使得
便宜從事聽其從願罰贖措積錢糧久則加秩陞轉以償其勞然
後人宜用力一重將權我太祖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
不與者勝汝等識之此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
遇一敵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繇
中制而欲責之成功不可得也乞自今假以威權使得專罰多與
金帛使得厚賞至于臨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爲而不爲中制

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陞賞有罪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機不失而成功必矣一增武備往歲募增京軍二萬類皆游惰之民未經戰陣緩急不足賴請于遼東大同宣府三鎮各添游擊二員增募兵六千分隸之使之無事則在京近郊住劄另行操備有警則併調一隅防戰決旬可集此于緩急中外有倚一更賞罰以首級論功非舊制也夫兩軍相敵呼吸之間何暇取首必我大勝彼大敗追亡逐北然後能取而取之者多非真也貧軍奮死殺賊意在論級陞秩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奪甚者爭取首級自相蹂踐爲敵所乘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至行罰則被虜殺掠四五人卽坐克軍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

級輕重不倫甚矣。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我軍被傷，指名可驗，而殺敵者不能取首，不以功論，反寘之罪，故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爲事，鄉民任其殺虜，惟事欺隱而已。乞自今更賞罰之格，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殺傷相抵，卽無首級，亦不罪力所不及而失備者。雖被殺虜至二十人，亦免充軍，惟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坐充軍。至兵力相當而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情歸以取勝者，卽被殺虜數十人，當以失機論。若干戰勝，叙功，惟據巡按兵備查審，其設策與當先破陣，其殺死幾人，量爲給賞，不必保陞。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連殺三五人，以上勇力出衆者，始請陞秩。若巡撫總兵失事，互爲隱匿，或冒功賞。

其所私者悉從巡按御史訪實糾舉必加重罪一御土夷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治之之法在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鄰族上下惟吾是信而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有訟則速爲勘剖應襲則早爲勘保脫有叛亂兼并者則命其鄰黨合征之征而不服至於擒殺之尤當順其民情審其事勢或設流官或復土官或統爲一或令分屬求其相宜而後已欲絕其爭襲之患惟令土官每舉子必申報所司嚴爲記籍以便稽驗杜其爭端凡此皆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而信孚於民然後可行也一足邊儲曰廣屯種請令各屯原額土地有拋荒及空閑者無論土豪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

樂于興種、民間穀賤而邊儲易足、一興鹽利、請廣開中之數、先以引目付之邊臣、令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有違限不完者、轉給他人、而又寬私鹽之禁、如都御史王鑑官抽其半、許令自售、則公私鹽利皆歸之國、而財可恒足也、一預收糴、各邊管糧諸臣、宜令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時或年豐米賤、卽爲措置官銀多糴貯倉、使足二三年之用、卽以二三年該給糧銀、又于他邊米賤之所收糴、或應輸邊糧地方、時價騰湧、量令折銀以備糴用、通融計處、務使官民兩便、而糧草常盈可也、一絕弊源、正德間權奸竄貨、致令小人冒功、世襲武職、大壞國典、至于軍匠亦多額外濫收、歲耗國儲數十百萬、自今官舍軍民有殺獲功、其陞級者、仍填註

原衛所不許再署錦衣衛文武官除有戡亂平賊奇功准世承襲爵秩外其有聽子姪夤緣冒陞文官削籍武官揭黃至于軍匠額外濫收者俱發邊遠克軍則奸弊永絕而財無妄耗一正謬誤近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還職且以指揮使言之立功五年計正俸實米四百八十石除俸折鈔者一千二百六十石俱不得支今納米五十石卽與之支何多寡不倫如此又如邊衛武職有犯應調外衛者彼皆安土重遷且生長邊方習於邊事第宜量罰邊糧或令降級或令減俸亦可示懲又何拘於調衛之例又武職有犯克軍者長子承襲支俸次子代罪克軍抑何不均之甚此等亦宜降襲免其克軍故例京衛官有願改註外衛者聽夫京衛多

行其所奏
乃受官古
人亦先
資拜如
此

冗員有才而不得任事者衆調之外衛可使自効况出一指揮使
月可省京儲米八石可養壯士八人今且廢格不行臣謂此皆謬
誤所宜改正者一恤人才今天下士習率多依附自保而能致身
爲國絕少臣素知原任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副使施儒揚必進皆
有勞勩于國家乃以一事一言之失而屏棄之宜收復在位以備
他日緩急之用疏入上批荅曰卿素著謀猷且諳練世務觀所
奏悉經國籌邊至意事關兵政者待卿逐一審處具奏定奪在別
部者令各詳議以聞世寧乃拜命會桂萼廷議銷兵世寧證古籌
今辨其非是議遂格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唐鳳儀言烏蒙烏撒
東川三土官故與茫部爲唇齒自茫部改流官諸夷內懷不平反

者數起。今懷德長官阿濟等雖自誦擒其心。固望隴勝得一職。以存隴氏之後。臣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俯順夷情。則不假兵力。禍源永塞。又貴州巡西兵備。及永寧叅將。宜移駐畢節。以備不虞。時巡按四川御史戴金。巡按貴州御史陳講。亦奏與鳳儀同。世寧覆言。革流官而復隴氏一節。事體重大。擅難輕議。查得叕部自成化弘治以來。數自警殺。時攻剽畢節界上。因非以設流官也。今隴政以爭襲誅死。隴壽立又死。而隴勝方幼。諸夷皆云非隴氏子。故前都御史王軌不得已。奏設流官知府。分四長官司。各統其衆。會軌等遷去。知府程洸迂暗。不能拊循。故叕部復亂。令諸夷輒易其詞。云勝真隴氏子。願復其職。夫壽政皆親隴。慰子猶相爭殺。二十

餘年今勝非其壽乎一旦得立使阿濟得弄諸股掌其他三長官
司所統各寨不服格等十龍莊者成立則昔日爭戰之禍今復始
耳臣以爲立龍勝復土官不便議者謂易蒙諸土官咸內不平及
土人終悍流官約束臣請勅鎮巡傳諭四川貴州諸土官以仍舊
世不復改設流官之意然後收汰部府舊印及鎮雄州新印告諭
四長官司及各寨頭目能守法奉職三歲不爲亂者聽逕屬布政
司不復制以府治武願立土官知府及流官統轄者皆隨所願若
一人叛三人共滅之聽分其地有功者得除安撫以上不者有願
戮其隴勝令布政司羈留教育以俟別處改用程洸等以示不復
立府則彼必心服地方自定王浚等請下吏部議治上然之乃

勅四川貴州諸土官或有定亂長策仍詳議以聞初土酋奢虎力
納咱兒引死剌二千餘騎犯肅州至老鸛窩堡時撒馬兒罕夷人
以入貢留堡中虜從堡下呼諸夷與語問以通貢事游擊將軍彭
濟急引兵迎戰斬首數級虜言欲開信通和濟不聽麾兵進擊破
之虜退走赤斤使人持番文來言乞許入貢還羈留之使因委罪
死制詞多誣謾提督尚書王瓊等以聞因言番夷行且懼悔宜原
其求通之情有其不知之罪令通貢如故以罷兵息民并上彭濟
因兵捕剿使趙載功狀特請專覆勘議以爲土酋事勢可虞事並
下兵部重是世稟覆旨土酋許自通貢以來漸置奸回于內地欲
取肅州事覺爲記則多縱反間傾我撫臣然後不敢入寇今議許

當時乃欲
縛牙木蘭
以與土酋
番族頭目
相謀之歟
何哉

確論

入貢使方入關而虜兵已至幾危甘肅此開關通貢利害較然其
明今提督等官既言虜薄我城堡縛我軍士聲言大舉以恐喝中
國變詐如是而又言虜文懼悔宜仍許通貢以息邊陲前後自相
牴牾且霍韜又以虜印信番文爲疑臣謂雖有印信亦不足據第
不使墮其術中以發我忠臣弛我邊備可矣牙木蘭乃我屬番爲
彼擄去爲之用事今東身來歸是爲反正宜卽撫而有之以招彼
携貳益我藩籬至于興復哈密之事則臣等竊以爲非中國所急
也昔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文皇界之兀良哈文
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况其初封
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卽故立其兒子

未幾卽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所虜
乃叛我卽戎其民散亡死盡反勞中國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
元壁爲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
我甘肅今亦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耗我金幣疲我士
馬窘我財力借使更立他種彼強則入寇弱則從彼難保爲不侵
不叛之臣且哈密之復其力豈能邀截北虜使不過河入套也哉
故臣以爲立之無益而適令土魯番挾以爲奸利耳臣願 皇上
賜王璽璽書令令同甘肅鎮巡等官召諭夷使責以大義曉以利
害自許入關通貢者多無過十五人所至毋得延住又遣其使諭
速壇滿速兒爾以入寇故借目不知則令械虎力納咱兒或事出

瓦剌則斬瓦剌百人，以贖其罪。否則羈其貢使，發兵征勦，庶幾威
信並行。彼知歛戢，更勅王瓊務爲國忠謀遠慮，方求興復哈密善
後之策。除瓜沙屬番及哈密遺民畏兀兒、哈剌灰等，俱不得遣。其
他方能服衆，及能滅土魯番者，或請給印封爵，使主哈密待瓊等
熟計。然臣竊料土魯番酋所恃火者，他只丁牙木蘭統兵于外，而
寫亦虎仙等數番使爲間於我中國耳。今皆誅死，而牙木蘭已來
歸，勢亦漸弱。哈密距關千五百里，所過罕東赤斤諸衛，皆以款塞
波意。供饋無資，又過流沙水，無所得，視前入寇爲難。故
今甘肅所憂不在土魯番，而南有亦不剌。北有瓦剌，最驍勁近邊
往者，我以爲援。今從彼爲寇，此甚可憂也。宜自今以通番納貢爲

權宜足食固邊爲久計且聞瓦剌之衆方怨土魯番使謀臣能利而誘之使自相疑貳此伐交之術也更遣御史部屬各一員以往凡邊境道里軍民休戚虜情強弱向背邊臣章奏虛實及開墾屯田安邊足食之計亟爲勘議以次奏聞仍齎銀幣以賞陣亡及有功者彭濬趙載各陞職級原附哈密遺民屬番咸量加賞勞以宣天子威德比之遠復哈密爲力易而所得多矣又請量授牙本蘭一官賞其同降以懷來者上深然之旣而柄要喜功中沮之竊書王瓊主通番復哈密爲任八年春世寧自言危疾且死願效愚忠因勸上推親親之心以保民凡用入行政一切斷自宸衷毋惑于浮言謂天下事有十人可任者而使衆人牽滯徒無戚切

有一言可決者而使人疑惑、訖無定論、卽有一二任事之臣、衆忌且謗、禍不旋踵、而循默守位者、坐贖津要、不佐國家之急、陛下卽欲正之、請自臣始、今天變人窮、盜賊滋起、咎在吏戶兵三部、所用匪實、而吏部則擇人以督兵、戶部則儲粟以贍兵、兵部所保尤重、尤當急求其人以克之、上報曰、卿所奏朕已具知、今邊方多警、宜扶病出領部事、免卿朝恭、世寧又上備邊三事、其一請于遼東大同宣府山西薊州各增設兵將、居閑則止、壁近京操備有變、則并調一隅、嚴守、其二請用故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副使施儒、楊必進、其三請廣屯種、興鹽法、預收糧以足邊儲、上曰、覽奏具見忠懇、但邊兵無事、難以掣調、今國營已選有聽征官軍、惟在將

得其人不必議增馬昊准起用陳九疇罷足邊儲三事戶部議行
世寧又極言任人圖治今日當務以自盡始終之義然時並多忤
世寧難久容所請彌懇上慰諭不從疏三上乃許致仕馳驛歸
廩役備給如典世寧歸三月復以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召世
寧再辭疾篤猶力贊上圖廣嗣續客受直言愛惜人才云九年
秋卒于家壽六十三贈少保謚端敏詔省臣諭祭勅有司治葬事
墓在五雲山之陽世寧初嘗學武精騎射正德庚午服闋赴京至
滄州遇大駭賊刦掠焚殺勢甚猖獗前途孔棘乃避入城中州守
張琦漫不爲意世寧激以忠義授以方略協力捍禦遇賊對敵奮
不顧身賊不敢近數日城賴以全自著贊曰信而未孚者多言也

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發人之奸也。過有甚于此者，輕淺龔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與？曰：欺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庶乎其有改也。卒不報其言。世寧嘗曰：學以經濟爲主，不專在詩文也。世寧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濟以學問，優於經濟。嘉靖初，旣與大政，持論侃侃，多建白。雖有所牴牾而不恤。其開留城、新河、開關、棄哈密二議，尤稱碩畫。云淡薄寧靜，質素不滑，一出天性，勿極艱苦，寄食就學。在仕四十年，俸居一品，被服猶素士也。席書稱其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公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余兩爲公屬吏，手畫勉余。

忠孝大節公在兵曹不數月風弊大奸利事整刷十五六議哈密
與南海不合論叅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
以爲侵官亂政怒而訴于朝河西之議語侵張孚敬彭澤陳九疇
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
桂萼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世寧論大禮是字敬萼說然竟
不肯相依附賴上明聖憐其忠便始終眷注云世寧有奏議行
于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愛天性然也

太常氏曰執國朝名臣雖多然才堪四面巨細皆宜未有如胡璉
敏公者公之官曰學以經濟爲主其曰贊曰有利於國之舉雖死
不避信哉若書上精考臣管平而至於唐吾得李弘憲孫東吾得

呂坦夫端敏之才。當與爲三。然李呂二公。乃以李深之范希文。相左。爲世所疵。端敏之所齟齬者。皆非端人。則品寔勝之。首發逆藩之禍。詳辨陳公之誣。閉關以棄哈密。其英英之氣。蓋至今逼人矣。

劉司馬天和

劉天和字養和，其先南昌人。諱夢者，從高皇帝起義，兵有功，官同知漳州府，賜田麻城，遂爲麻城人。天和少穎朗，十載能屬文，十五從父宦遊豐城。鄉先生楊文恪廉談理學，爲世模楷，授公舉子業，而內奇公以古人期之。年十七，居外艱，累遭誣繫獄久之，乃得理出。弘治戊午，年二十，遂舉於鄉。公爲人頎長，顧盼偉如。三困公車，游太學，所交多名士大夫。正德二年，成進士，授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居二歲餘。天子誅逆瑾，於臺臣多所更置，而天和以茂異徵，拜御史，出按陝西。前是鎮陝太監廖堂貪橫甚，而寘其弟鴻於錦衣，相表裏爲奸。及天和當出，鵬候邸中，脅肩爲堂請。天和正

色不顧既抵陝首榜廖堂不法事於衢飭諸司毋曲徇而又縛其
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爲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天和亦與其親侮小
覓之而謗書則陰上矣會堂奉旨于蘭州等處造辦進貢燒餅天
和以蘭州爲御史馬溥然所轄辭不往堂遂據奏天和違命詔
遣官較械繫至京送鎮撫司拷訊天和悉以事委藩司卽就道無
戚容堂乃使所親信恫喝較卒且啗之利以求甘心焉長安吏民
感天和恩而痛其冤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爲積不得發壯者
至拊挺行求堂欲捶殺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豪張傑王倫數
十人相與嚙臂爲盟護天和行所過傳舍必週視食必先嘗堂嘗
遺害天和者不得近竟以免而天和之下獄也幸臣寧力爲鵬嚇

考據天和罪不得遂長繫久之言者多據之乃付法司擬罪當贖杖還職內批特降調竟黜爲金壇丞蓋堂結諸權倖爲之助也。何進爲令有治理聲擢蘄州府同知時大盜湯毛九等起湖州之孝豐山中蘇爲蹂躪臺臣驟用天和謀平之而天和有湖守之命矣天和至湖則首禮一隱碩與謀政所當先復奏言浙江起運糧原額內坐派京庫折銀米六十萬五百石每正米四石折銀一兩蓋以官田租重民困於徵輸用此調停耳浙江惟杭嘉湖爲重湖視二府尤重官田亦惟湖最多正德元年巡按浙江御史車梁奏將京庫折銀米優派四萬石于湖之官田以紓其困併湖原額派均折銀之數共十七萬石有奇賦稱平矣。正四年布政司議增折

銀米額派官民田湖民田少賦反增重請自今浙省京庫折銀米石一以官田爲準湖仍優派四萬石如正德元年例部覆從之其民大悅爲湖守凡五年考績天下第一晉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較以母老乞歸養報聞尋得旨別用久之仍故官督陝學益稱職明年遷南太僕少卿尋改太常卽以其年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乃條當革者五曰括尅曰占役曰湖場曰派撥曰侵漁當興者五曰開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疏上以次報可尋用母老請告不許改督諸邊糧餉先是少師楊一清已惜天和寃爲解於倖寧至是益憂重之特疏薦改撫陝西天和前後三蒞陝一切利弊皆若鏡燭首疏鎮守中貴人當汰狀罷之因裁損

守令不經之費三十餘事民又大悅令有擅取里中炭一筐者天和廉得之令惴惴解殺去其嚴明如此每出則竊喜相告曰此吾嚮者擁車公也天和出師平洮岷叛番四十二族獲甲首三百而倍之已又平胡店大盜殲其魁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已又平漢中妖賊悉殲之凡再乞休侍養俱不允總制王瓊偕巡按御史上其勞進右副都御史撫陝如故其明年內艱歸甫服除而總理河道之命下矣時黃河驟南徙歷濟而徐皆旁溢不可以漕天和言黃河自魚沛入漕河運舟通利者數十年而淤塞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爲害亦大邇來黃河改衝一支從虞城蕭楊等縣下出小浮橋口而于榆林集候家林二河分流入運者俱於

塞斷流不入利去而害獨存明春糧運已迫今宜濬自魯橋至徐州二百二十里之淤塞修師家莊至黃家閘之閘座又行官河郎中主事疏濬諸泉源與運河接濟又請徵調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四省夫役及議處工價糧食限各郡縣朝覲官速回任以充委用中明運軍不許多帶貨物以致淺阻復疏請設沽頭閘主事并各閘官吏夫役上從之賜勅督理司府軍衛俱聽節制又條議治河事宜其一泗州 神陵坐北面南俱土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經靈壁虹縣而來至此聚止即今基運山 陵北有土岡南有小岡小岡之北間有淡水漲流其南面小岡之外即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于此沙湖之南爲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水流去

祖陵一十三里，惟東面圍勢正處，俯臨平地，有汴河一道，遠自東北而來，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祠諸湖，及陵北岡後沱溝之水，皆入於汴河。西南有本岡溪，水引入金水河，經陵前東流，亦入汴河。以上諸水，每歲水大，則衆流會合，從東南直河奔注于淮。水小，則匯滯於陵之東南二面，四時不涸，但過夏秋淮水泛溢，則西縣黃岡口、東縣直河口，瀰漫漫灌，與諸湖水合，遂滄及岡足。左右築堤，則西來龍脉交錯，北去玄宮密邇，關係不細，非臣所敢輕議也。欲自陵前平地築堤，則積水長盈，羣工難措。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繕築圍繞，恐此堤一成，淮河泛漲之水，稍能障其旁溢，而陵前湖河之水，又將遏之北侵矣。

乞命欽天監官一員前來相度形勢、應築應止、伏候 聖裁、其一
原設壽春王墳、北面包砌石岸、以防衝決、今則量水勢淺深、比墳
低二丈六尺有餘、河岸遠近、距墳三百四十餘步、且孫家渡旣不
開通、可無他虞、但黃淮二水合流泛漲、不可不預爲之防、請離墳
四面各百餘丈外、週遭壤土築堤一座、砌以石基、植之榆柳、以防
不測、但地脉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卒辦、當蚤爲之議也、其一近
年黃河入運、僅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邇自魚臺北至濟寧、
及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諸泉之利、宜大加疏濬、務俾勺水悉
入漕河、其一南旺周遭湖堤、已築成一百餘里、堪以積水、其舊設
減水閘壩、俱宜查復、其一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舊設

初石以禦橫亂。今黃河既已南徙，開河汶泉水微，培堤亦已高厚，毋容更議。其一河南原武縣王村，厥增築月堤一十里。其一孫家渡，自正統時全河從此南徙，弘治時淤塞，隨開隨淤，卒不能通。今趙皮寨河日漸衝廣，若再開渡口，併入渦河，不惟二洪水漲恐亦有陵寢之虞，當如舊閉塞。其一蘭陽縣銅瓦廂月河，不必再濬，蓋黃河水勢難與力爭，既已趨北，不能復使東注也。其一淮安清河，口板閘連西淤淺河道，併工疏濬，築爲堤岸。其一新庄清江等閘，如濟寧閘例，以時開閉。其一舊議祥符縣之盤石口、蘭陽縣之銅瓦廂，考城縣之蔡家口，各築添月堤。臣等以爲黃河之當防者，惟北岸爲重，且水勢湍悍，衝徙靡常，其堤岸之去河遠者，間或僅存。

而瀕河者無不衝決當擇其中去河最遠大堤及去河稍遠中堤各一道坍者增修缺者補完斷續者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屬高厚則前勘應築各堤舉在其中不須另築矣但工役甚鉅而時詘民窮須以漸修舉工部以其議爲當上從之天和晨夜改舟車爲棧樺探求盡得其利便濬淤以故導潰以新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雪橋殺其下流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扈尼諸山達南旺湖潞其上流役失僅二萬不淹時而河工就天子嘉之會河南饑天和言河南歲派河夫三萬四千六百名堡夫二千三百七十二名內關封懷慶衛輝三府所屬稍近每歲起夫每夫徵銀三兩隨夫解送工所給散南陽汝寧河南彰德四府及汝州所

屬隔遠每夫徵銀三兩解貯開封府臨期募夫今河南災傷視往歲尤重而河道在庫銀積有十萬六千餘兩足備緩急請將今歲黃河夫役內附近并臨河州縣曾經調發挑河築堤及水患尤甚者俱全免一年隔遠未調州縣與汝寧南陽河南三府及汝州全未調夫州縣各減徵一半以甦民困從之晉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其職及冬入理部事未受代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事天和至則申軍令豐儲餉廣墾墾選鋒銳飭甲械士皆踴躍思効先是時內監廖堂虐焰甚天和圖所以制馭策而未得也時時獨居深念武弁周尚文者職巡捕日侍鐔內乘間懇請曰制觀太人日元元焦顏爲念深矣天和愕然曰

汝何知敢妄言如此。尚文三四叩首曰。尚文誠武夫。固揣知大人
心無非爲秦民苦也。天和霽威下堂與語。尚文因獻制堂機宜。天
和多採之。自是蒙拔識。卽天和著績邊疆。尚文有力也。天和奏陳
西邊事宜。一自古兵家者流。率謂步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前代
名將以車戰取勝者甚衆。自國初以來。歷年所造兵車。至今西邊
諸鎮尚有存者。但皆雙輪大車。用二十人推輓。其行遲。遇溝渠險
阻。卽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故尚書秦綽改造雙輪小車。奏呈
孝廟。賜名全勝車。其制甚便。臣嘗卽其舊制。稍爲損益。其上置
銳鎗砲斧大小兵器。以一百五十斤爲準。箱前樹狻猊牌。兩旁各
施虎盾。以蔽矢石。二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車用二人更推。一人

曉之又二人翼之虜衆卽入倚牆佈車一里之中用十輪戰則各隨地形環佈爲陣而護騎士于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則施弓弩又近則以短兵接之敵走則遣騎士出追夜則用火箭虜騎攻圍則火器弓弩四面齊發勢如火城敵不敢近復制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此法若行可以擺列邊牆遏虜之入可以據遏險要要虜之歸較之怯懦將士遇虜下營挑壕釘地者萬萬不侔矣一陝西會城貯有神臂強弩相傳已百年餘但其矢不存嘗以私見制爲搭矢其射可及三百步復準漢耿恭之法矢鏃開四尖傳以射虎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又治入鋒處今虜不得反射蓋虜之射藝極精矢無虛發惟此足以制之是亦中國之長技也一寧夏邊牆

三百餘里前尚書楊一清王瓊唐龍已相繼築之矣但其中興武營一帶七十餘里修築不堅今當亟處至於安邊寧塞二營之間大虜所繇入者也尚書唐龍嘗議自定南八墩至寧朔墩七十里創築新牆以杜乾溝深入之路自路朔墩至昌平墩九十里堅修舊牆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而總兵梁震奏於乾溝要路大加剗削乾溝之中挑挖壕塹以制虜入此二者皆要策也總之三役並興費不過二十餘萬臣猶未敢任也請先其費少而要者在延綏則乾溝乾澗之工以二萬六千定南寧朔十七里之工以一萬六千在寧夏則興武邊牆七十里之工以三萬三千共七萬餘金而足目前之用費不多而將來之益則大矣一興武營之南有鐵柱

泉者方可百步。虜每來必至此飲馬。居數日而後入。及其驅掠而
歸。亦至此飲牧數日而後出。邊城一大要害也。臨泉故有小堡。請
增築高大。包其泉于堡中。嘗以兵百人令一校將之。據守其地。其
堡外空地極多。令堡軍盡力開墾。三年之後。從輕起科。又其旁石
溝有鹽池。卽令堡軍采食。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其勢自不能
深入矣。兵部署奏。上從之。先是四月中。虜酋吉囊率衆十萬屯
牧贛蘭山後。已而分遣其衆入寇涼州。副總兵都指揮僉事王輔
率卒八百騎分三哨逐之。至塞外孤山墩。再與虜接。戮酋長一人。
奪其囊新酋虜五十七級。獲馬百四十匹。已虜復入莊浪境。總兵
都督僉事張興等以涼州兵馳至莊浪。與虜五六百騎遇於分水

橫再戰再勝，遂至平嶺，虜騎大集，與伏兵分吉佯北，悉以誘之。虜追奔陷伏中，我兵四起，遂大敗之，斬首虜七十一級，奪馬二百匹，首首旗纛十捷聞。上悅，是秋虜入延綏、黑河、墩茨、蕪川等處，官軍四戰皆敗之，斬首百餘級。虜冬入寧夏，打磴等口，又敗之，斬首六十餘級，虜狼狽遁去。捷聞，上大悅，命兵部議賞格，乃陞天和總督、左都御史兼官如故，賞銀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餘陞賞有差是役也。虜初大集，兵塞下，天和策虜敗我西有備，必東犯，陰檄總兵白爾將奇遊二部兵宵行，與延綏總將吳璵合，即吾偵墩卒勿使覺。虜果以四百騎入黑河墩邊，與爾伏卒遇，大敗而去。既又入蕪蕪川，前與官軍接，爾復尾其後擊之，虜棄旂鼓奔爭水渡，多死。

所獲器械甚衆，又入寇家澗，爵敗之。又入張八塔瑛敗之。邊人禾稼被野，得免于蹂躪。虜既不得志，乃復以輕騎六千西犯寧夏。總兵王倣偵知之，伏軍打磴口，俟其半入，輕弓強弩火器四起，橫絕其中，擊之斷虜爲二。我兵益集，虜盡棄馬奔渡河。我防河卒復以戰艦邀擊之，溺死無算。戰艦寧夏都御史張文魁所創制也。其年爲丙申，七破虜明年丁酉，十一破虜。大和奏固原一鎮爲套虜深入之衝，前尚書秦紱修築邊牆延袤千里，然虜每大舉入寇，尚不能支。及尚書楊一清築白馬城堡，而後東路之寇不至。尚書王瓊築下馬房關，而後中路之患得免。惟西路自徐斌水至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遼遠，終難保障。今紅寺堡東南起徐斌水，自鳴沙

州河岸可百二十里、總兵任傑議于此地修築新邊一道、遷紅寺堡於邊內、撤舊墩、軍士使守新邊、舍六百里平漫之地、守百二十里易據之險、又占水泉數十處、既胡馬飲牧之區、而召人佃種、可省饋餉計、無便于此矣。奏至、兵科都給事中宋隆禧等言、祖宗之時、河套固中國地也、自余子俊修築邊牆、不以黃河爲界、而河套爲虜所據、寧夏與山後諸夷爲隣、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創爲新邊、而賀蘭山爲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患、至今明鑒不遠、人所共惜、傑及天和敢于妄議、不思新邊旣築、舊邊不守、紅寺堡五百里之地、直棄胡中、且使延寧二鎮皆在邊外、我退一步、虜侵一步、非所以爲國家深長慮也。兵部議、疆界不可輕棄、堡

軍未易輕微，傑等避危就安，割已資，罪不可辭。誠如隆禧所奏。上曰：移築邊牆，徃者總撫大臣履嘗舉行，勞民費財，迄無成功。天和何以蹈襲故轍，無事生擾？始貸不問，傑擅興妄議，棄捐邊，奪俸半年。十八年，禮部祠祭司主事許論疏言：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之間，更爲敵衝。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繇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論者以固原爲堂，與嚮水溝至花馬，全爲二門。花馬池爲三門，今不守門戶而守堂，與非計也。臣嘗籌之，若移總督于花馬池，大建城堡，添設叅遊，分屯重兵于清水與武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鉄柱泉等處，重建墩臺，此亦扼吭

先制之計，居中取便之法也。兵部以其議行，各總督等官議處。於是天和條列其事以聞。其十一謂總督之設，原爲居中調度各鎮兵馬。是以駐劄固原，不宜偏守北地。况河凍之後，虜隨處可入，不止花馬一帶當守。有如虜見重兵在北，腹裏空虛，大衆牽制在邊，潛以精騎數萬，直擣平固臨鞏，總兵還救不及。其若之何？宜于大虜駐套時，則總督于五六月親赴花馬池，統調諸軍禦之。鎮守陝西都督則出駐酌中近地，以通防各路候調應援。巡撫亦照舊規前赴固原調度兵食，是亦不失論原議之意。及套無大虜，則仍居中調度爲便。其一謂延寧二鎮，延袤廣濶，其間城堡如延綏定邊營一帶，有相去九十里許者，宜于適中之地，以漸修築墩堡，使聲勢

聯絡足堪保障。其一謂寧夏新築鉄柱泉堡，殊爲孤懸，據守官軍宜設守備以輜之。靈州悉將移住清水營，固原守備移住平慶所，庶防禦嚴而地方可保。其二謂鉄柱泉堡宜撥足舊軍五百，仍以地召軍五百，附新設守備統領。其三謂套虜每從延寧深入，二鎮之將竟莫能禦者，以失事之咎獨歸內地將領，而彼無預故也。嗣後有失事者，罪與內地將領同。有保障之功者，卽覈寔陞賞，亦不必盡拘斬獲。兵部覆奏可行。奉旨從之。先是瓦剌同類相讐，其酋奄克乞我來川住牧。至是瓦剌卜陸王補孛力勿還爲回夷所敗，遣使叩塞，願與奄克同住。且言西番侵之，欲與交惡。天和言瓦剌之部，素稱衆強。弘治時土魯番占據哈密，都御史許進咱以金帛

令擊走之。正德時，土魯番大入肅州，副使陳九疇權使瓦剌，令襲其三城，擄掠萬計。土魯番聞之，狼狽而歸。肅州之圍遂解。其爲我用久矣。且土魯番入寇，必藉其力。是又能爲我國輕重也。今及其兄弟困窮之秋，從而撫之，感恩自倍。我如不受，必折而入于土魯番，爲他日憂矣。而甘肅撫按丁汝夢顧監則疑其詐，與西番交惡，爲合勢內侵之計。兵部并上其章。上重其事，令總督等官詳議。定計以聞。六月，平虜城將士偵知虜候月滿渡河，天和親至花馬池，分兵接伏迎戰，虜敗走。河上伏兵起，大敗之。多赴水死者斬首二十八級。兵部覆言：「通日套虜習水善浮，寧夏以爲患。今天和親，暑親詣花馬池，調集兵馬，諸將士戮力，乃能挫其鋒，俱宜獎賞。」

上嘉其功，賞有差。虜酋吉囊擁衆數萬，繇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四路掠殺甚慘。會天雨決旬，道渾，虜騎不得騁弓矢盡膠。陝西總兵魏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引還，至黑水苑，廷章革任總兵周尙文盡銳攻之，自己至申凡三戰，勝負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驍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堅，爲我軍所殲。虜衆遂奪氣，歛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臯復選銳於鉄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斬獲甚衆，是役也。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二日始出，初至甚銳，諸將莫敢撓其鋒。虜乃深入內地，縱橫剽掠，旣遇霖潦，旋虜欲且曠，顧惜輜重，兼易我軍，甚無戰志。天和以修省詔旨嚴切，而諸將畏

編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使牛斗、郭斗二人。時周尙文已奉
旨革任，特檄召之，激以忠義，尙文感奮，遂有黑水苑之戰，軍氣乃
振。而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擄獲亦復失亡過半。於是
天和及各鎮巡官以捷聞。上大嘉之，曰：「虜歷歲寇邊，猖獗滋熾，
天和等調度悉力驅勦，斬將擒王，功幾五百。此役前所未有，總督
巡撫鎮守等官俱賜勅獎。」天和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襲錦衣衛
正千戶。是年破虜數亦如丁酉而。天子所推恩天和，一加右都
御史，再加左都御史，其侍郎俱如故。進兵部尙書，則都御史如故。
歲三四賜積金幾數百千。上念天和久勞于外，改南京兵部尙
書，以何入爲兵部督團營軍務，條陳軍務十事。一足軍伍，京營之

兵原額十二萬。今逃故者四萬有奇。猝難清補。自今凡有旁枝戶
丁堪補充者。俱令收入。一革冒濫。謂營軍僱役多。市井無賴。尺籍
莫收。許自首免罪。若渠精壯。卽改充召募軍役。不必盡棄一嚴選
替。選替之後。仍有冒名代替者。重與之法。一簡精銳。東西兩廂官
軍通行揀選。務足三萬六千員名。分爲十枝。增設將副員總之。
以備征調。一重教練。凡開操之月。于各兵教師人。給銀六錢。資其
勞費。并行各邊地方。每選二三十人。諳武藝有膂力者。赴營練習。
一定人役。凡營中大小官員。隨從人役。多寡有制。不得妄役。一事
責成。謂兵旣簡補。宜令將領練習。如法提督。大臣時加閱視。第其
勤惰。以爲賞罰。一定費格。請每歲于太僕寺動支草場銀。以爲

以給犒賞之需。一精器械。舊規京營出征盛甲鎗刀。皆外衛處
解納。朽鈍不堪。應敵乞令廠局自造。仍炤三邊以大器及神臂
弩相兼。弓矢爲用。一製戰車。請訪全勝輕車制。炤舊造雙輪大車
以備戰守。一設公署。城中無公所。春秋操演外。不得會議軍務。
政悉歸武臣私宅。積弊擅權。乞以帥府爲公所。有事至府中會議。
裁下兵工二部。覆如其言。得旨。增設參將待軍伍備足。再奏營中
制。稍爲規行。餘皆如議。惟戰車不准造。時中貴人大將多新
私役。屢其廩。以坐名干營。和力欲清之。而諸共事者爲首。阻
希以泥天和。天和鬱鬱不得志。會報虜將大人。天和日夜治軍。不
休。因以成瘁疾。虜去。乃露章懇休。上啓而許之。特賜馳驛歸。歸

二年而卒。所著有問水集、關陝奏議、安夏錄。督府奏疏若干卷。天和字度弘亮，有泛應才。凡所敝歷，去後必有餘澤。遺蹟爲人所稱述。至于治水防邊，功能尤著。在河道，曾手製乘沙量水等器。在陝，嘗造單輪車及訪火器、三眼鎗等。後人多遵用之。當其初游太學，布袍挾一蒼頭，僅潦倒諸生。而麻城令有世好者，業先造公請。邑事公第以邑所當創革語之，不及私也。令歛里甲貲爲諸舉子費，獨謝不受。倍遺之，亦不受。及貴而宅憂家居，將三載矣。靡一紙官府也。生平所歷，皆應仕而最後以軍興法治全陝人視之。泉府矣。先太之田廬無少增。故所薦大帥某，緘金幣爲壽。天和已告老力却。也。且報書以爲戒。饒人之感知者，選楚器遺天和。天和怪其精。

曰得非上方物耶。吾書生安用此。遂辭之以明非已好也。舉進士而中貴人璉用事於衆中。目屬天和。異之又問知其同姓。以宗氏刺投之。天和不報。已啖之美官。亦不荅其入而督營務也。距京師三舍許。則真人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刺迓天和。曰與若主胡戚也。誤矣。亟返之。天和之歸。仲文與有力焉。天和又名能知人。其識故相太保桂萼。故將太傅周尚文。皆自其微時云。天和在三邊上封事請設壘陰以府內除戎器以備外。于是有乾溝乾澗諸土壙。塚隄之設。初延寧間原有三邊城。東枕河西。過套地。東古城。諸城又西。過東勝州紅鹽諸池。道花諸城。駱駝山。和兒水。至定邊墩。土凡延袤千二百餘里。咸化間。延綏撫臣余子俊所修。定邊墩又西。過花馬池舊城。又西至橫城。堡凡三百里。咸化間。寧夏撫臣徐延璋所修。是為大邊。東枕河。起焦家坪。西過神木諸堡。又西過榆林城。又西過乾溝。至三山。饒陽水。堡。峽。視大邊亦子俊所修。從陽至駱門。西過甜水堡。過灣石溝。過徐城水。清沙峴。至靖虜花馬堡。西至河止。凡千三百

世宗憲皇帝總制奉命所修是為三邊乃後大邊城西橫城堡側
數入世廟即修乃令總制楊一武西至河北東接大慶築新城
凡四十餘里後大邊內清水管至全邊一帶廣復數入又命總制
王瓊南枕乾溝北過定邊又西邊花馬池北又西過清水管北接
新邊城築二百三十餘里後花馬池定邊營所地縣城惡虜復數
入又命總制唐龍中改築城四十餘里至是乾溝乾溝廣復數入
于是天和北起乾溝南邊築六十餘里總三百里許號新大邊城
復于橫城至乾溝增葺內外女牆復挑築大壕堤各一堤內給將
士樹藝菓蔬園之為限復挑築小壕堤各一定邊一帶復增敵臺
及守兵乾溝乾溝增葺池水密其山增營盤復條徐疏水計邊為
堡據鐵柱梁家諸泉水是為重險又制為有腳輕車強弩諸火器
短兵用器之制多准周禮夾庖唐弩法及唐宋強弩神機及先朝
考制皆弓人為凡三等射三百步殺敵者為上等及二百二十
步殺敵者次之及一百八十步殺敵者又次之一百八十步殺
者庫射步以上弓發二百四十步殺敵者為勝無弓可支火器口佛
剛機曰七眼鎗曰三眼鎗曰旋風砲曰神機箭凡五種凡鎗箭皆
易以鉛子利便故也佛剛機者近年得之南海蠻子者也外有鴉
味項箭內有提炮盛心鉛子數多一發輒貫人馬數重可屢發屢
為利便又審得省度巧中如箭其迅烈神妙難以具述然造法邊
工未諳上嘗命工部造之以昇諸鎮此中國長技古所未有凡

火器之發，當者如迅雷震躬，諸兵盡廢。短兵則斧鎗刀鈎，比四種用器，則樞機鹿角牌上覆車帳，凡數種。輕車之爲制也，其輪雙，其足曰其前，足有應而止，亦前獸面牌一爲孔四，以安諸火器。其傍挨牌左右各一，著裙有襠，戰則轉前以敵矢夾輪箭二輪後箭一載戰具，用其三牌間建斧鎗刀鈎諸兵六，轄二後向一人推之。前設橫木二人翼之前挽者一人，一車輪推挽者共十人，皆戰士。遇敵則四人在內，以發火器，強弩短兵接，則六人舉斧鎗刀鈎突出，破敵，遇泥淖險阻，則四人舉以過，兩露則振良覆之。凡此皆中國長技，房之所無。古變輪大車，厥時用馬，一車非百人不行。茲輕車一乘，約費二金餘，凡大車有死地，十故不善御者困且矢反無藏。故敵人善射者，旋旋並輓車，通車百五十斤，惟四人推輓兼舉，無陷不越。凡途通騎者，可進無死地，且戰於三牌之內，患不及焉。故利用優乎大車，凡大車戰，卻士持弓矛戰士二敵亦如之。惟巧勇若勝，勝負決于倉卒，未可億而中也。茲輕車戰用佛朗機一用，七眼鎗三眼鎗各一，用旋風砲一，用神機箭三十弩，三步弩巧俱廢，無兵可支，勝負可預決其視一弓一矛戰者，利害相遠也。是謂火器各取諸卒也。凡師出百車爲營，用步兵十騎兵二百，用火器凡五百，弩弩二隊，每隊用佛朗機五，三上眼鎗五，強弩十餘弓，大輓之計，時用火器凡四百，車騎比凡五百，強弩凡六百餘弓，矢凡一千五百，車騎火器弓弩交發，如霆如雷，無衆不克，無勁不摧。是

謂之卒蓋取諸師之臨也。戎器成發之三邊將徐牧戶陣法。然倉卒遇敵已可施用。前時申威寧夏將臣延達。虜萬騎猝集。蒲我危急。用車據山口。獲免。特甘州有虜數萬。轉掠山丹。都將臣姜與達之虜忽大集。用擊。用百車為陣。火器強弩。百發百中。虜無算。遂疾驅出境。丁酉春正月。虜數萬騎夜至寧夏城。外味。將臣王儼偶出被圍。車進輒解。是月。邊有警。將臣任傑往禦之。延達自軍。命事負。副軍特密服。縣百車從。偶遇。虜市中。臣之。家無抵。獲首級四十。還。秋八月。寧塞兵五百餘。虜八十圍之。請衛兵者。十人。亦出我者。四。每衝用火器強弩。禦之。虜死傷無算。卒紅甲虜百率眾來衝我。用機器。雖之又斃他馬。遂皆痛哭而遁。我兵保全以歸。是月。虜四萬至乾溝。還。臣率兵三千。用車架女牆。發火器。強弩擊之。虜人馬死者無算。即遁去。

常氏曰。麻城自御史至總督。凡四蒞陝。故於陝事最習。收功最多。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其信哉。國初黃忠宣守交趾二十年。周文襄撫江南十九年。故交人聞忠宣至。輒效順。江南人至今誦文襄之烈。皆久于其地之驗也。然麻城於治河乃收捷效。非有習。

也亦其精心任事晨夜探求得其利便諸疏所陳條理詳備亦非
漫然爲之也驟習而驟行之於他人爲速則其才有過人者矣

毛伯溫

毛伯溫字汝厲，毛之先爲浙三衢人。宋初曰休者來守吉州，因家龍城。其後遂爲吉水人。伯溫娠時，嘗書見寶塔，色相具備，稍長，輒有異識。提學副使邵寶奇其文，正德丁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每斷獄，委曲詳慎，務中人情，不深文以矯名。郡人呼爲毛青天。訢者咸求詣伯溫，或吏事疑似牽制，與輟轉不可致詰者，必相屬以是。捫判嘗半越中，辛未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左布政某用賄入爲大理卿，伯溫論劾不貸。郡縣征民賦，率廣額外羨，目冊庫耗息幾埒正筭。伯溫籌較釐正，復于故嘗丙子巡按河南，禁諸司人和買，諸司有所科遣，必親較勘，如均徭、大戶

妙用

皆酌下稅爲準。鎮守太監孫某往在山東。許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猾羅求匿其府中。爲姦利。伯溫發其罪狀。窮遠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鉗辱我。我將甘心。伯溫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易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具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耶。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天子法官也。吾何敢。伯溫哂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許御史黃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爲公訐。遂有名人多憐之。公旣失利。且誰不切齒者。吾知若有懲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戊寅。巡按湖廣。壽王軍投凌官吏虐民一繩以法。仍請詰治輔導官。無所縱。洞庭水寇出沒湖中。剽掠郡縣。巡徼與選湖官軍互相抵諍。寇不

可與伯溫移守備武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息明年宸濠反督兵
九江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賜勅加俸湖廣視河南時事孔
棘然政體練達激揚有方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稀奇事必曰
是出毛御史雖踵訛言不易以他姓也河南湖廣兩遇比士曲防
精鑒得人爲多辛巳世宗皇帝卽位太監張銳張忠十九人姦
罪敗露論獄當斬其黨陰庇假污秦牘與得易辭伯溫上言忠銳
輩在正德間穢濁朝政誤國不忠使先帝聖德不光人人痛憤
陛下卽位之詔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于行刑
坐視詭法豈新政所宜有哉此必司禮太監蕭敬章夥同惡相濟
與與貴族蓋其利害相關俱欲掩飾臣謂敬章不誅恐詔不信于

天下也。疏入。中官爲屏氣。壬午。擢大理寺右寺丞。甲申。轉左寺丞。丁亥。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隣套虜。恃兵爲命。首罷衛前標軍三百人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簡屯田沒于河者。蠲其軍租。夏地早寒。禾黍未實。而霜隕。禱於神。仲冬始霜。歲大熟。未幾。大獄事起。以伯溫嘗在大理。例當坐論。未受代。宗室以下三千餘人上疏乞留。不報。戊子。罷職歸。壬辰九月。用薦起。奉勅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未行。十月。改提督薊州等處邊備。巡撫順天。未上。十一月。改理院事。明年三月。陞右副都御史。四月。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六月。以誑誤復罷歸。是年。伯溫始五十有二。而父母皆無恙。歲時奉觴。鄉人榮之。甲午十一月。丁母憂。乙未。丁父憂。丙

申 皇太子立將詔諭外國 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議
與師責問而難其人廷臣舉伯溫可任大事丁酉春以右都御史
召伯溫懇辭不允復遣官促上道不得已拜命五月至京師上疏
言朝貢不至繇莫登庸爭亂所致宜馳檄問罪而赦其脇從交首
且獻誠矣其或不恭必行天討則諸方略不可不圖謹上六事曰
一曰用兵二曰用人三曰理財四曰明賞罰五曰一事體以廷議不果行
有者理院事是時雖逾大祥猶托疾乞終制八月服闋始視事十
一月陞工部尚書奉命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摧勞
費千萬伯溫以意制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爲低昂工作易
就上聞之喜賜繡囊銀勺戊戌復議安南揆兵部尚書兼右都

御史上五事欲均管轄以便行事處錢糧以悉濟用備官屬以供
委任被嘗格以作銳氣懸重賞以激人心大約申前說而增未備
徐以議不果協理院事己亥春 聖駕南巡慮宣大諸方切近畿
甸勅伯溫總理整飭宣大山西三關軍務伯溫至邊簡將帥嚴間
謀峻關隘增斥堠均犒賞上言大同以北川原漫衍非城堡不守
往年巡撫張文錦議建五堡叅將賈鑑不能和拊士卒激禍隕身
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爲諱伯溫謂昔之領事繇處置失宜勞逸不
均非堡之害也然興復城堡必先召募軍士頃得應召兵三千餘
矣創立五堡漸可底績 上是之於是卽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
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場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

十五里卽以新軍實之。蠲廢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衆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虜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警報鮮至。五月還院。以皇太子恩。贈祖父母父母如其官。廕一子國子生。其年置官僚。加太子賓客。仍協理院事。秋七月。復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八月。上決意南征。加伯溫參贊機務。九月。同總兵官威寧侯仇鸞南行。十月。兵部論五堡功。陞太子少保。賜銀綺。復廕一子國子生。伯溫因條陳議處六事。一曰正名。安南不庭。皆繇莫登庸篡逆。命將出師。爲討賊也。宜先移檄省諭。脅從者許其投首。有能斬賊者一體陞賞。若賊首來降。臣等卽當奏聞。區處待以不死。如昏迷不悛。必盡戮無赦。伏乞明敕勅中。容臣等奉行。二曰用。

兵廣西田州思恩泗城左右江等處及湖廣永順保靖四川西陽等處土兵皆驍銳可用恐所過地方騷擾宜責各守巡官統領禁戢之兩廣總督都御史責任重大宜簡用碩臣以圖共濟雲南各府土兵必得黔國公印牌方能調用既調之後責付總兵以統布巡撫都御史以贊理廣東江西浙江福建等處官兵不可泛調宜聽臣選摘貴州總兵李璋廣西副總兵張經叅將沈希儀皆謀勇素著宜聽委用廣西由憑祥州入界首關經卜隣站濮上站過賓良江卽東關矣廣東由欽州一日至永安雲南由蒙自縣兩日可至蓮花灘三道刻期並進期在討賊戒勿妄殺今日將士以先入安南擒斬賊首爲奇功若故縱真賊及妄殺無辜者以軍法重治

其論功賞格宜勅本兵預定三曰用人乞勅兵部選才幹部屬官
二員隨軍贊畫酌處旗牌叅隨官舍天文陰陽通事醫卜若干名
以備委用其各省三司及府州縣正佐官員聽臣臨時取用四曰
理財乞勅戶部通行各省布政司凡征完京折未解者福建江西
浙江兩廣則輸廣西南寧府貴州湖廣四川則輸雲南臨安府各
省督餉官及今秋熟買米貯倉其嘉靖十六年江西湖廣兌軍糧
米預行扣留若干改運南寧府仍查納粟事例并開中兩淮鹽課
及發太倉銀兩通算得四百萬度可舒目前之急五曰明賞罰法
曰賞不踰時罰不遷刻軍中之賞小者金帛大者官爵宜勅處兵
二部將文武官職劄付給臣若干卽于軍中拜官陞賞至于有罪

酌量輕重，必罰無宥。六日一事體，卽今三路進兵，官屬將士數寡，若號令不一，何以克濟。凡文移通行，各宜同心協力，紀驗之時，極功必錄，毋得自分彼此，各持所見，致悞軍機。違者聽臣叅奏，疏上俱依擬行。庚子夏至，廣徧求計畫安南者，始安南黎利代陳而至，四傳至暕，爲陳暭所殺，暕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割據其地。黎氏舊臣鄭惟曉等告變，且以黎寧爲請。登庸懼，納表乞降。朝廷遣官廉之，未得。至是勅伯溫得以便宜行事，且親誠僞爲行罷議者。多主黎氏欲棄黎取地，郡縣之伯溫既集羣策，乃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絕繼滅之義，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卽以其郡縣與之，擒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

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夷民上狀爲莫登庸送款者甚衆。伯溫懼夷性叵測。未可輕信。下令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山三哨援之。分奇兵爲二哨。烏雷山等處兵爲海哨。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佈營。登庸聞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擇。朝廷曲赦其死。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朝貢。正朔如例。辭極悲懇。伯溫念安南罹禍已久。聖天子全覆。宙不忍一夫矢所平。其毒亂。豈以貪利土地爲心。且窮治未嘗非輕。廣遠夷之。遂定計以十一層。

伯斥御史
過失是掌
定事

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
候命遣姪莫文明代詣闕下伯溫爲疏請上從之以登庸爲安
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處惟賸等內地厚予田宅訪黎民之裔館之
他州進伯溫太子太保加賜銀綺詔班師明年八月促入院九月
自陳乞休不允壬寅正月至京師辭免進秩上慰諭有加伯溫
益感激舉時弊當釐革者列爲八事一禁酷刑謂今御史不知詳
慎刑獄動憑捶楚立威致使無辜之民斃于杖下傷天地之和失
好生之德甚非盛世之所宜有也宜一切禁之二慎舉劾御史舉
劾吏部憑之以黜陟乃或舉者多至十數劾者不及丞尉假公濟
私毛舉塞責甚不稱風紀之職宜著爲令舉必以上賢而劾不下

五品以下
原得令問

五品母令枉濫以滋姦弊三革搔擾御史以廉查爲職所在務宜
新歷項或動委屬官分行州縣不惟迎送旁午倚勢作威或計賍
貲以中傷善類或望風旨而徵文出入害不可言宜痛革之四懲
豪勢今鄉宦清修苦節者固多而憑倚恣睢者亦有若縱而不問
非所以著風裁明憲紀也宜少加懲創五省繁文凡御史出巡類
有造繳文冊費逾千金然不過文具而已自今出憲綱考語外一
切虛文通行釐革以敦實政六明職守巡撫巡按及中差御史各
有職掌其載風憲事宜極爲明備宜各遵守不許侵越違異七正
士習學校士生倚藉衣巾臧否人物甚或見事風生挾制官府宜
嚴督學官令其遵守臥碑以敦習尚八備兩造兩造不備而欲民

最宜申明

無竟不可得也。民有曲抑，悉宜聽其訴理，毋主先入之見，偏執曲斷奏入。上曰：朕恒念天下蒼生不得其所，祇因有司官貪酷肆行，有司善惡無所勸懲，祇因巡按御史不得振揚風紀，舉劾失實，御史臧否不分，却繇都察院考覈不嚴，吏部不公黜陟，該科不行舉正，政體相維本無難覩，乃上下不能盡職，失朝廷設官初意。國家何賴焉？覽奏具見振舉綱維，切中時弊，朕心嘉慰。所陳悉允行，務從實振舉。所在巡按御史，卽宜精白奉揚，勿負朝廷簡命。如或故違重治，不宥。伯溫又言：撫按所屬官員六品以下罪狀顯著者，卽自問黜不許繫劾。上允其議。是時巡按遼東御史胡某縱左右受賄，伯溫劾罷之。朝廷紀綱爲之稍振。北虜犯邊，兵部有所建

徒建白而
不議處一
二其說不
行

曰必令伯溫覆議以上虜嘗越三關畿輔震恐伯溫以都城無難
恐一旦倉猝無備復言古者有城必有郭城以衛君郭以衛民
太祖高皇帝定鼎南京旣建內城復設羅城於外成祖文皇帝
遷都金臺當時內城足居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
思患預防豈容或緩臣等以爲宜築外城便疏入上從之勅未
盡事宜令戶工二部會同速議以聞該部定議覆請上曰築城
係利國益民大事難以惜費卽擇日興工民居葬地給別地處之
毋令失所十一月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賄厚薄爲
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輒假科條沒入軍士衣
糧歲削日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敗衄伯溫謂此弊不除雖有奇

策不可取效。痛禁抑詞，發以杜律門。伯溫又以善撫士卒者不爲優恤，無以激勵人心。會宣大總兵張達、李蔡被逮，乃上言：達、蔡善撫士卒，近日山西失事重大，朝廷不得不問。今俱械繫詔獄，待命誅夷，被逮之日，士卒攀號如失慈母。一告永棄，不無可惜。乞令戴罪立功，其紀功官勘報至日，令案候在部。候明年有警，果能奮勇成功，另行查議。詔待法司訊執，再請。伯溫又言：馬政五事，一營馬多以貧軍領養，往往減尅草料，催賃騎馱，以致倒損數多。今宜申明舊例，務選殷實壯軍領養，遇有倒損，其責罰輕重等，相依邊方驛馬事例，以領養年分久近爲差。一舊例提督少卿每半年開實隊官部下瘦損倒死馬數，通爲住俸，條格甚嚴，人知畏懼。至嘉靖

十七年武定侯郭勛奏改前例限數稍寬以致後來倒損太多每月不下三百餘匹今宜申飭如舊一寄養馬匹一遇調兌揀選中有癆盲羸廢不堪騎乘徒費餵養者皆緣養馬人戶暴殄所致請選差御史一員查照本部先年題准事例逐一揀汰前項不堪馬匹責償原價或以領養年深者量從寬減仍著爲令御史每三歲一差一中外馬草料不勝以致倒死數多今後遇給邊方馬匹許督撫官奏討草料其京營馬匹草料宜全給本司以杜侵漁一舊例凡催借等項應罰馬者多以驚老塞責宜改令納價銀十兩貯寺聽用得旨允行又集廷臣會議上防邊二十四事一請發太倉銀十萬兩兵部缺官柴薪銀十萬兩令募兵四萬發太僕寺馬一

萬匹馬價銀十五萬兩。今市馬萬匹，稍分給宣大山西保定四鎮。一大同鎮城迤北，自鎮邊堡西，東抵老營，繕暗門頭，抵楊和後口。搶風崖又自鎮河堡西，界抵老營堡，接境中宜鑿壕塹，崖築牆修堡。請下督臣趣爲營繕，許以原發賞功銀備經費。一令戶部運京通二倉米二十五萬石，給宣大以賑饑困。一各鄉民有謀勇自相團給者，宜如尙書許讚議，官司止籍其名，毋得科擾禦虜首功，論如例。其所奪獲貨畜，一切予之一。各邊歸正人口，宜信賞厚勞，禁邊吏毋得侵暴。其有能撤虜者，或率黨類來歸者，宜加不次爵賞，以招遠人。一宣大山西養馬舊例，每歲夏秋下場，不支芻豆。近年場地既爲虜據，調遣復無暇時，請令戶部量發銀十萬兩，專備三

鎮養馬支費事軍如舊一三鎮俱缺火器而大同兵械尤稱不足請令工部如數督發一請令督餉大臣計畫行軍供餽或計日預給乾糗或隨支輕賁銀兩或隨地處備芻餉免致臨期煩擾徒費無用一宜預調延綏寧夏固原遼東銳卒六枝枝三千人趣赴宣大督府聽用度支給其軍費一轉戰追奔變在呼吸我軍戰捷取首往往爲虜所覆宜另設衝鋒破敵一科選敢死士數千人爲兵鋒優其廩餉遇虜用以先登論功以摧陷爲上不貴斬獲一宜大備保河南山東已有總督文臣居中調度宜增設武臣一員俾之協力防禦事軍另議一海內廢棄將官除罪至殊死者弗議外請自總兵以下千百戶以上亦分克軍立功革職閑住等項但有素

諳邊務曾經戰陣者許自備鞍馬隨帶家丁道路續食期以三月
赴宣大軍門視其聚寡或附諸將或自爲營遇警令其獨當一面
果策奇勲不計前罪如例陞賞一請令吏部查覈罷任文職不拘
致仕閑任養病爲民謫戍等項俱有才具堪濟邊用者果經論薦
卽覈其年力徵詣闕下以備任使一士不用命克敵爲難乞勅總
督大臣凡兵交有臨陣退縮及逗遛不進者自都指揮以下卽斬
以徇衆總副叅游等官則責甘死罪狀令破賊自贖其士卒畏縮
者亦許總兵官徑行處斬一諸臣建議足食之策言多可採請下
戶部條其可行者一各邊軍士寒苦錢糧空乏請并令戶部總會
歲計出入極弊之源與所以通變之法並閱實各邊主客兵糧所

需豐耗。亟爲議奏。一諸建議籌邊。至計固多。但間外之事。不可中制。凡一應事宜。請悉聽督臣計畫。許以便宜從事。一請嚴察奸細。有能捕獲者。陞賞如擒斬例。並審所過官司。坐以失察之罪。居民容隱者。拏戮之一。請令京營將領。除管操外。分曹操演所部人馬。有警卽以次調發。所需行糧戎器。主者預爲處備。一宣大山西直隸附近。居庸紫荆倒馬一帶墩。宜行督臣修舉。河南山東腹裏州縣。聽民自便。其諸臣所陳。因時設險之策。諸令督臣參酌行止。一巡撫兵備守巡守令。均有地方之責。近者各鎮失事。守巡兵備不與其罪。似非政體。宜與本巡接守令通論功罪。一各邊軍舍餘丁。有能出邊斬首虜者。除紹制陞級外。宜仍加重賞。以作勇敢。一州

縣民壯舊額太多。宜行督撫大州縣增至千名。其次八九百名。又次六七百名。最少五百名。一前奉諭旨。守邊將領失事。律有正條。若衆寡不敵。牲畜被掠。及殺戮沿邊哨探樵軍士。不係境內者。毋妄引被賊入境。擄掠人民。律若奮勇迎敵。致虜奔敗者。雖斬獲不當損失。仍以功論。毋妄引損軍律。宜申飭各邊。永爲遵守。議上。俱報可。伯溫又言。屬者陛下軫疆圉之急。總督大臣並署文武。謀勇相資。事宜允濟矣。然臣猶有過慮者四。自古閫外之臣。彼此調和。則士豫附。但事權相埒。則嫌隙易生。可慮者一。自古命將出師。最忌中制。若往時奏請。必致坐失機宜。可慮者二。近年邊務廢弛已極。非旦夕可以責成。恐言者隨議其後。可慮者三。總督大臣

得專生殺諸將往往不遵約束遂故求引去卽加以罪亦所當
可慮者四臣請特詔二臣宜同心決策共濟時艱軍中一切機宜
不從中覆雖有小失朝議宜諒其心二臣宜盡心展布無恤其他
卽有人言宜自省待命不當懇求引避所轄自總兵以下有所抗
撓卽許論斷如法如此二臣不能盡心畢力以靖醜虜則當治以
不效之罪上嘉納伯溫又預陳防虜七事一各邊正奇游叅兵
馬原有定額邇者徵調則伍籍稱虛給餉則額名俱在其爲耗盡
莫此爲甚乞勅總督鎮巡諸臣覈其軍實新舊登減之數并盡
補之法以閱一千里徵兵供億不貲况一經調發則彼實此虛兼
之警報東西不時未免疲于奔命宜飭邊臣預探邊報知虜所伺

專力爲備有警則隣境策兵援之一延緩之兵素稱驍健舊議於游兵外增募二枝以援山西後以節費減半今宜仍足二枝增設游擊將軍一員其糧餉軍器馬匹所司爲給每遇防秋新舊更番守援一招降諾奸倡勇設險具有成議第宜申飭督行并令守臣選將料兵計儲修備一兵糧原自相當比者兵以逃絕而避糧以虛費而靡蓋自放支則視舊籍按伏則論一枝不及悉對耳今宜通查禁革一嚴訓練以習兵將一省工役以蘇民力疏入悉議行總督宣大侍郎霍鵬以虜報旁午請調各鎮援兵令延緩一枝駐黃甫川其遼東者駐居庸薊州者駐紫荆保定者駐故關及山東長榆手河南毛葫蘆俱聽取用伯溫謂審如鵬言盡掣全陝喇達

之兵獨守宜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厲之心輕惟延緩游兵二枝爲山西添設者及長槍手等兵可聽其徵發上從部議一應邊備事宜卽論鵬會撫鎮諸臣從實舉行其誤事者罪無赦甘肅近邊各種番夷糾衆攻打莊寨殺掠人畜據險抗敵時巡撫都御史詹榮欲乘時追勦以懲兇悍除民害總督侍郎張珩則欲宣布恩威待時勘定伯溫言禦夷之道貴于趨時應變之機成于多算番夷梗化實切腹心急之則驚變易戒緩之則滋蔓難制萬一調停無法撫勦兼失徒開邊釁自損國威宜行各鎮巡等官練兵治具固守地方一面多遣官通人役宣布德威陳示禍福若各番畏威悔罪許令獻出首惡追償原贖財

物以贖前罪或怙終負固務要追勦從長計議相機處分不得互相異同往復請奏以致失機務事 上從部議是時虜報杳至京師戒嚴伯溫及成國公朱希忠給事中戴夢桂張元冲御史楊本深胡汝輔及山西巡撫曾銑等先後各議防守事宜伯溫議上八事一京營薊州延綏遼東及山東河南調至兵馬須屬文武大臣總督一令督兵官部屬將領統領營軍于郊外結壘防禦仍遣九卿大臣分守九門一郊外挑壕壕邊堆土土上用鹿角柞壕外設品字窖四郊盡用此法如鹿角柞不足以戰車或大小車輛之一本部主事劉鳳池劉燾俱有膽勇籌略可委軍中贊畫一有能擒斬虜首及勾引爲虜間者俱破例陞賞一京營坐營及叅將千總

等官得自選兵聽征。一諸人有智勇肯戮力報効出奇破敵者。照
加陞賞。一通州倉及馬房草場糧芻當令戶部議處。悉如議。已而
奉勅提督國營軍務。時管丁耗方議招募。伯溫上言。兵貴精不貴
多。都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買豎游食緣以括利。莫若簡閱爲
先。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寬。上無節制故也。夫退無必死之患。
進有不測之危。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涉逗遛。自都指揮以下。
斬首以徇。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如是而威不行者。無是理也。親
軍衛士多勲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
及者。伯溫銳意清汰。怨謗日起。不爲動。伯溫善任人。有所咨詢。虛
已相下。卽厮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劭尤

轉不少執吝諸邊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卽議發遣無遙制之患甲辰六月以一品考滿進光祿大夫柱國給四代誥命十月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戍兵已而戒嚴方得罪伯溫亦坐是罷爲民歸家二月疽發背卒垂卒郡邑大夫來問疾危坐談國家事不少亂鄉人問計無少長咸太息嗟惋伯溫平生豁達友愛和易易與與人居言語嫻嫻不爲崖岸急人之難援之不克愜愜如有所失以是宦遊四方無間識與不識鮮不願與納交者氣宇沉緩臨大事剖疑析奸聲氣不露言人之善若出諸已卽探文削牘有爲增一言易一字者終身念之不忘故能所至有聲動無敗事建五堡時人爲之危而堅任不惑及征安南倖功者謂伯溫

必有興望。然卒奉。上德意。保全生靈。兵不血刃。師不羸糧。默定。僭亂。懷服。南土。未嘗張皇。變幻。詐飭。觀聽。雖繇稟受成笑。亦其謹。厚惠慈。出于天性。然也。

太常氏曰。余觀吉水之御鎮守中官。綽有妙用。其論蕭敬韋。竊。珠。有力量。豈其剛柔並用邪。張文錦以五堡之築被禍。而吉水築之。以收成功。莫登庸以割據之勢爲亂。而吉水繫之以無血刃。乃其。稔于五堡必築之勢。審于文錦被禍之。而登庸割據之計。且行。交趾之人心未附。一臨之以兵。必且洵懼。請命爾。然其不畏難。不。實功。其明敘豁達。有足多也。若其所陳釐革時弊八事。則至今猶。所當申明者。

王新建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官南京吏部尚書。母曰鄭夫人，當娠而王母岑夢神人袞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岑失手墮地，蹶不能啼。岑以氣噓而啼，驚寤則已生。守仁果蹶，岑乃以氣噓之而甦。王父天叙名之曰雲生。五歲而不能言，一日出從羣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奈何以名泄之？」王父悟，因爲更今名，卽能言，讀書過目誦。十一歲從父華北上，一日之市，所與鬻雀者游，客熟視之，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曰：「少年貴極，人臣立大功名，徧閱它弟子，決其壽夭貧賤，後皆驗。自是親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明第，事孝。』

此事必有
所授

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重寶衡父輩聞而嘆曰異哉乃欲令我
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聞出塞與諸
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
益好爲兵凡三舉而爲會試第二人登甲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
葬因得細詢威寧用兵之詳然守仁少則夢威寧貽之寶劍既葬
而其子出威寧所佩劍爲謝則宛然如覩矣益自喜還而朝議方
急西北邊守仁爲策得八事上之言皆警劄尋授刑部雲南司主
事當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畜猪飼以囚食甚屬守仁悉
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事竣明年引疾請告前
是守仁 諸所善太原喬宇河南李夢陽何景明輩切摩爲古文

妻即寧妃
母家也

辭已而厭之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而無所得復與諸
衲偕往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佃聘之
主試程式文爲諸省冠所得多顯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時中
貴人劉瑾等方導上爲狎游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甚切奉旨詔
獄守仁上疏力救之且言緹騎旁午拘繫載道卽陛下非有意
怒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
制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旨瑾銜其言切亦下之獄廷杖四十
死而復蘇請貴州龍場驛丞瑾使人尾之急守仁懼不免至錢塘
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出鉛山訪上饒婁氏婦
又適年姑之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爲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詘勉

於學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學副使席書創書院命諸生師事之始
悟知行合一會水西宣慰有亂萌守仁爲書婉曲諭以利害遂止
又明年瑾誅擢知廬陵縣至則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
而低昂之獄燦盈庭不卽斷射稽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
使之委曲勸諭勝氣歸訟之非至有泣而歸者縣是囹圄日清在
縣七閱月所示民者大都諭父老使教子弟無令僻蕩而已又立
保甲清驛供杜巫賽定水次兌絕鎮守橫歛至今守之爲甲令云
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再遷吏部驗封司主事超爲文選司員外
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爲吏部器守仁驟用之其年
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縉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拒之以

其知已好
本兵

于役得兵

爲迂僻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爲兵部尚書，獨奇守仁，才以爲不世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山賊，憑險阻爲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則行十家保甲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勅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爲慮也。時自郡邑與臺至守仁左右，及麾下將較多爲賊耳目。當事一有舉動，輒先覺，莫可爲計。守仁微得老隸最黠者，至密室而脇之曰：汝自知當死否？肯爲極言賊情寔？吾賞汝。隸迫乃盡吐其詳。守仁笑而賞之。守仁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之一。當事者多調狼達土兵，動經歲年，糜費餘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兵備於各屬，督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者，每縣幾

于兵得將

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
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
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
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官統練防隘守城其棟退不堪者止
追工食解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道屯劄選官分統教習
之如此可無事于狼土之調矣守仁卽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
進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
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方欲合圍賊急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
丞紀鏞死之諸將猶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守仁乃責失律者罪使
立功自贖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勅羣哨佯言犒衆退師俟

秋再舉陰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乘其懈選兵三路乘夜啣枚並進直搗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雜下滾木礮石以死拒守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地三省奇兵從間道鼓噪突登賊乃潰奔遂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僅三月而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賜勅獎賚方守仁初議進兵諭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意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若賊果盤據持重難以兵剋則用克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相等

狃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違節制以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調師守
仁獨以爲見兵二千有餘已足取勝遂親督亟出竟以成功還師
立兵符申明賞罰之法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
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
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假臣以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而
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嘆曰重權不與此人將誰
與也覆奏改提督軍務給以旗牌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
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益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
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
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

卽行斬首示衆。於是守仁得益展材用矣。守仁又以賊久據險爲患。今雖幸破滅。猶當爲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簡司于枋頭。以河頭爲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爲文撫諭諸賊。辭旨悱惻懇至。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遂相率皈命。餉不足則疏請通鹽法。又疏請處南贛商稅。先是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故于贛州立廠抽分。許以廣鹽行于臨吉三府。起正德六年至九月而止。至是守仁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南安稅商貨于折梅亭。後多奸弊。仍併府北龜角尾。益不加賦而餉足已。是時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洲頭諸賊巢。賊首謝志

灼見情形

文成一生
用兵此最
得策

璠號征南王糾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曰龍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
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
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守仁以桶岡
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
桶岡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
溪爲賊之腹心而桶岡爲之羽翼今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
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皆以爲必須先
攻桶岡然湖廣剋期乃在十一月朔橫水左溪見我兵未集師期
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以得志
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也於是分定哨道指授

方略。密以十月巳酉進兵。至十一月巳巳。凡破賊五十餘巢。擒斬賊首謝志瑞等五十六。從賊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兵。桶岡守仁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往者夾攻。數月無功。其所錄入。惟銷匙龍葫蘆茶坑十八。福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資緣崖巔。坐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之。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百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因使

其黨往說之賊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未暇爲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復賜勅獎諭因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在上猶大庾南康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詎令不及以故爲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垂久遠議割上猶縣崇義等三里大庾縣義安等三里南康縣至坪一里特設縣治于三巢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處仍設三巡簡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關隘保障令千戶孟俊伐木立柵移皮袍洞隘兵

而益以隣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守仁進兵橫水時
恐刑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久官府
多不可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
罪推誠撫之各願自報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旣破仲容
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守仁佯許之比征桶岡使
截路上新地以迂其歸內嚴備而外若寬假陰召被害者畫策皆
言池氏凶猾兩經兵勦無功嘗言狼兵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
其留又不久也乃密畫方略使歸候期及桶岡破賊益懼陰爲賊
守備守仁使人賞賜首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
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陳爲防并虞官兵也守仁陽信

之因怒珂等擅兵營殺移檄龍川將討之賊聞信懼且半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守仁欲藉珂以紿三洲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喜諾至是珂再至守仁佯怒數其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守仁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張燈火爲樂又曰樂戶多住龜甲尾恐招盜盡遷入城又遣指揮及諸叅隨頒曆三洲時仲容等因疑守仁圖已旣喜得曆宴勞良厚使人因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疎我來頒曆若可高坐乎衆然之於是仲容率其黨與豪健者九十三人營于教塲而自以數人入見守仁聞之已匿兵形復令飭祥符宮以待故語之曰若皆吾新民不

入見而營教塲。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卽遣人引至官。供帳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守仁旣遣叅隨館伴復製長青衣。出靴教之習禮。而時試之一。口給賞。老少互爭。叅隨以告。守仁曰。忘分別耳。次日依序給賞。衆始安。仲容私入衛獄。覘珂。叅隨故令獄卒。匣繫珂甚苦。衆莫不唾罵。數之比辭歸。守仁曰。自此至三洲。須八九日。卽往歲前未必抵家。卽至。又當謁正。徒取勞苦。聞贛州今旅有輕易。以正月歸乎。其黨甚喜。諸叅隨復貸之銀。俱欣然忘歸。卽謁正。復辭。守仁曰。汝謁正。尚未犒汝。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潛入甲士六百。人射圍度。以六人制其一。復密語叅隨龍光曰。殺了十人。汝可立屏下。慰我。否則入。

告計既定。詰旦。集仲容等院中。盛設鼓樂。內外不得聞聲。乃召屠人。剖牛豕。階下與銀。屠酒肉兩手。莫膝復以花綵。糾繫已乃勞之。酒三叩頭出。令謝兵道。既出。甲士盡殲之外門。然人剖肉勞酒。不令得見。間有強者。須七八人。乃屈至八十七人。甲士且盡。光入告守仁。色變光。故緩行上階。取茶造膝曰。人盡矣。守仁卽指所賞者。曰。汝後生。昨日何得先長行。須縛之以示教。已而歷指未賞者。六人曰。是皆先長者。盡縛之。而出。日過未已。畢事。蓋先時守仁已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兵。又爲僞牌。以捕珂黨。爲言故出池巢。以相給。及是。珂已先歸。夜將半。守仁自率軍走三洲。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守仁躍橋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守仁擲百人。仰校。

妙筭

卷旗持炮火綠後出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是爲正月七日而兵備副憲楊璋守備指揮郝文知府陳祥邢珣李教推官危壽等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奔九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守仁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巢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旣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四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方守仁未至韻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卽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疏方上而夾攻之命已下守仁又以爲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

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太○廐○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
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
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荆○頭○賊○巢○與○廣○東○龍○川○
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
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
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
合○而○江○西○於○太○廐○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
待○三○省○兵○齊○而○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為○害○匪○細○今○宜○先○合○湖○廣○江○
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迫○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
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違○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

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遠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微。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獲不濟矣。既而以次蠡平。悉與前議。今因奏設和平縣。和平峒羊子地。爲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發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里遼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係

循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爲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
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凌夷守仁謂宜乘時修復縣治以
嚴控制改和平巡簡司於潮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其相近各
巢令自取便利分轄諸地其後一二恃強相抗者守仁自携兵勦
之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
戶守仁念非王瓊推心任之母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
客口而內閣輔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守仁雖旦夕軍旅
而不時與諸儒生講學後乃爲致良知之說蓋本于孟氏之良知
大學之致知以立言盡掃曲學之支離而直示以本心簡易痛切
天下高明之士樂于聞而惡簡束者喜其便交頌以上接孔子而

文成苦城
小豈欲守
此耶

拘方者不能無呢。嘗云：時寧王宸濠方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固善守仁，守仁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爲人。語兩不合而罷。會福建軍人進貴殺官吏以叛，詔遣守仁往勘處。未至而事已平。守仁因取道南昌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刦府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卽還而宸濠已遣兵千人追之。守仁跳漁舟得免，僞還南贛。是夕抵臨江，至新淦邑，令李美善練士堅請留守仁登城曰：「汝意甚善，惜城小耳。」四日抵吉安。知府伍文定力以大義邀之討逆。守仁乃上疏告變，而檄列郡暴宸濠罪，俾各舉兵。士動王時迎按御史蕭鳳儀，看備目擊外德。

疑敵

命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日南
京空城耳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佯為檄諸郡邑
使備餉云准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邵永以邊兵四萬縣陸取鳳
陽道都督劉輝桂勇以京邊兵四萬縣水取淮陽道督臣王守仁
以兵二萬自南贛發楊且以兵八萬自廣西發泰金以兵六萬自
湖廣發皆會趣南○山○所○經○縣○關○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為○蠟○書○貽○
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為○國○至○意○第○從○吏○使○早○出○足○一○離○省○
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之○謀○示○將○斬○而○令○縣○校○監○者○偽○若○與○宸○濠○
款○泄○而○縱○之○宸○濠○微○得○書○檄○傍○徨○未○決○士○實○養○正○則○皆○勸○之○疾○趣○
南○京○卽○大○位○宸○濠○益○內○疑○守○餘○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

給之留兵萬人屬宋軍統將等爲守而剽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
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圖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謀知宸濠離南
昌乃大喜整衆發吉安明日至樟樹鎮又二日誓師次豐城謀知
賊使精卒四百設伏新舊廩以應省城發精卒四百襲破之先是
南昌爲備甚嚴開廩兵潰一城皆驚又見我兵驟集益衆氣衆乘
之呼譟梯垣而上遂入城擒拱樵及中涓萬鏡等十餘人官人多
焚死城中頗多殺俘守仁猶在後軍質明始知之遣大將旗鼓入
城申約束拊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宸濠聞南昌
告急遂解安慶圖殺兵既于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守
仁偵知其數調衆奔出多刃賊將與諸寇堅壁觀衆徐圖進止

守仁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能退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情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達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爲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相應與其前鋒遇于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進而亂邢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等乘之伏起羣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益爭奮賊大敗擒斬三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出

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多沉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等數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弓刀衣甲器物十餘萬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初會樟樹鎮衆議安慶甚急宜引兵拔之守仁曰南康九江皆爲賊有若越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圖安慶勢不能援是我腹背受敵也今南昌旣破賊失內據心且歸援如此安慶之圍自解賊亦且成擒矣率如計時上以親征名已至涿州捷聞寢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末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黷者謀動干戈異竊太寶且今天下之覩覩何特一與王天下之衆

雄登直在宗室，與言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繇江而上，抵南昌，咸圖掩爲已功，故留守仁之疏不下。守仁乃俾宸濠取道湘江，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于廣信，欲追還宸濠，縱之鄱湖候。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遽遣人至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而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

忠。恭。璽。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爲。掩。功。來。也。第。順。皇。上。之。意。猶。可。挽。回。稍。逆。之。徒。激。羣。下。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守。仁。信。其。無。他。乃。悉。以。宸。濠。等。付。永。廣。錄。言。守。仁。至。杭。州。上。遣。太。監。張。永。遣。之。令。復。還。江。西。守。仁。移。家。而。還。永。乃。潛。遣。人。還。其。輜。重。守。仁。懼。乃。以。宸。濠。付。永。且。厚。結。焉。與。此。稍。異。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而。忠。恭。等。前。已。駐。師。南。昌。對。守。仁。不。特。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于。守。仁。而。歸。復。請。之。於。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遂。得。覓。禍。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與。且。以。大。水。自。

勳。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
南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
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
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而從游
者益衆。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
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郎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
初通宸濠謀。笑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
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賞上實。其它皆名示遷。而陰紂之。守仁不
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旨慰諭。不聽。會守仁
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澹。皆以議禮得幸。上力稱守仁賢。

新建此疏
豈下營平
方略

復爲言之。張璁、霍璡等皆推轂守仁。然江西輔臣故衛守仁不能
特薦，猶持前論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田
州土守岑猛騎不用命，縱兵躡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鏌討而誅之，
其二子跳別將盧蘇王受各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
召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江西湖廣
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等亦素懼守仁威
名，窘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南寧，卽上疏言：「臣惟岑猛父子固
有可誅之罪，然所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
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犄犄及諸流賊而設，若使振其軍威，自足制
服諸蠻，乃因循怠弛，軍政日壞，十有警急必倚調土官狼兵若猛。

自古屬青
苗蠶之亂
鮮不錄官
吏激成念
之可爲於
邑

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榮勢。及事平。則又
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不才有司。需索引誘。與之爲姦。是以始
而徵發懲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
日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至有今日。夫卽其已暴之惡。誠宜加誅。
然所以致彼若是者。亦宜反思其咎矣。卽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
父子。及其餘黨數人而已。其下萬衆。則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
子。及其黨惡數人。旣云誅戮。天討已行。又乃不勝虐王二酋之憤。
遂不顧萬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騷然塗炭者。兩年於茲。然
而兩酋之首。未得徒爾。兵連禍結。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
六七。山徭海賊。乘機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惑之。貧苦流

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于二酋者哉。不此之慮。而汲汲于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以爲且宜釋此二酋之罪。開其自新之路。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絕覬覦之姦。弭不測之變。迨區處既定。德威既洽之後。二酋若改惡自新。則我亦何必固求其罪。如尚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必重煩天兵。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寧有與蕞爾小醜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昔舜征有苗。謂宜不終朝而克。顧歷三旬之久。而後班師。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謬膺重命。從事偏隅。小

醜非不可以懷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于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于兩省之民但知邀功于目前而不知投艱于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流官之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思思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備土人之反復流官之無益斷然可睹但論者以爲既設而復去恐啓人言招物議是以東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田州切臨

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種稻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
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數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
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思思用則處置事宜候事平之日另行議
奏疏下兵部覆議言守仁之疏是或一見以臣等觀之竊恐目前
之效片檄可收事後之機他時難料且中途詢訪未經會議亦非
的然處置之方臣等因發其語意所當審處者有五田州旣改土
爲流因其叛亂而盡易之朝令夕改無以示信須查歸別府州事
例土流兼設而後可一也岑猛父子職級因罪降革不當仍復府
制宜降五品衛用釋人分管庶法紀不致陵夷二也盧王二酋有
名首惡不應獨使幸免若果能悔過獻詞懇殺社軍門乃可待

以不死聽候安置三也思恩府弘治末年建治安定已久非田州
比似未可一槩改易儻慮流官增編里甲兵肆科罰豈無法制可
禁防乎四也本部題准事例坐擒岑猛并斬首來獻者賞銀有差
仍分給罪人財產量授地方官職今銀兩雖嘗給賞而財產未見
議撥無以激勵有功必炤依功力輕重分割地產給賞一以殺雄
據之勢一以勵忠勇之心散財輯衆示兵家所急五也宜令守仁
會同總領太監張賜總兵官李旻新舊巡按紀功御史據理審明
詳情度勢應撫應勦或勦撫並行不宜偏執應土應流與土流兼
設尤在得人并將臣等所陳五事酌量採行務使德威相濟庶國
體無損上從部議以守仁才略素優論奏必有所見但未經詢謀

僉同恐非定論。今與鎮巡等官熟計。以聞其應施行者。亦許以便。宜行事。守仁遂以便宜。悉散其衆。而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使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衆掃境。叩南寧爲四營。而各挾其心。簪數百人入見。守仁爲諭。挾之一百。然聽其人爲伍伯。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爲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誅。守仁疏曰。臣奉命於去年十二月至廣西平南縣。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及藩臬將領等官會議。思田禍結兩省。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盡勦。則有十患。若罷兵行撫。則有十善。何謂十患。以數萬無辜赤子窮搜極捕。傷天地之和。一也。用兵以來。未嘗交戰。而所費銀米數十萬。今梧州倉庫空虛。饋餉不給。二也。調兵久戍。疾死逃亡者接踵。若

復驅之鋒鏑。必有土崩瓦解之勢。三也。兵連兩省。民不得耕織。事
久慮易亂。乃滋其四也。徵調各土兵。無能宣布。主威明示賞罰。
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誘之驅敵。彼因挾此。貪求恣肆。五也。兩廣
盜賊猖獗。巢穴數千百。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募補。尚且
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一隅。儻有他虞。何以待之。六也。軍旅
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皆取辦于南寧諸屬縣。民困已極。非盜
卽死七也。兩廣土官於岑猛之滅。旣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
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恃獨
湖兵耳。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先多僱債而來。兵回之日。死
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費亦鉅萬。今茲復調。道路怨苦。勢必逃遁。

雖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情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伏憂隲禍。殆難盡言。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皆猛獠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其誰與守。非獨撤藩。離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猛獠。爲邊夷拓石開疆。九也。旣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以變亂隨生。十也。何謂十善。活數萬無辜之命。一也。息財省費。民免重困。二也。戍兵得歸。無死亾之慘。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致窮迫爲盜。四也。罷散土兵。使知朝廷自有神武。陰折天下反側之姦。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六也。息餽運。省夫馬。解百姓倒懸之苦。七也。生民釋死狐悲之憾。土官稅唇亾齒寒之危。八也。

也。思田道民得還舊土。招亡復業。因其土俗。仍置酋長。俾人自爲守。內制寇。外防邊。夷中土胥以安枕。尤也。土民既皆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無調發之費。有安居之樂。十也。夫勦撫之利害。明白易見。如此。乃當事者莫敢言撫。何哉。蓋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俘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益前日之愆。是爲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賴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徇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于其中。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卑紀干忠。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事君。殺其身。苟利于國。且爲

之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遂撓吾志哉爲今日計其宜撫也
明矣衆皆曰然臣抵南寧遂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內解
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路阻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寧解甲
休養待間而發廬蘇王受先遣其頭目黃富等訴告願掃境投生
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論以朝廷威德令齋飛牌歸巢省諭期以遂
降免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率衆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
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復諭之曰
朝廷旣赦爾之罪豈忍失信爾等擁衆負固騷動一方若不示罰
何以泄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
日○有○爾○死○者○朝○廷○好○生○之○仁○必○赦○爾○者○人○臣○執○法○之○義○衆○皆○叩○首○

悅服謂朝廷有再生之恩。當以死報。各乞願殺賊立功贖罪。臣隨至其營。撫定其衆七萬餘人。使委右布政林富等安插於二十六日。悉命復業。其地方一應經久事宜。再計具奏。上覽其疏。嘉之。守仁又奏。比者侍郎方獻夫建議于田州。暫設都御史。同廣西副總兵。專駐其地。撫巡諸夷。臣近因蘇受等歸降。行委右布政使林富及閒住副總兵張佑。撫定其衆。竊見富慈祥。弟識達行堅。佑閒于將略。其才俱可使。請以林富量改憲職。俾巡撫思田。張佑復其舊職。其一切廩餼。輿馬之費。悉取辦於南寧府衛。於軍餉內支給。不以干思田之人。然要之蠻夷。不可治以漢法。流官之設。猶恐不便。况于都府。俟歲餘。經略有次第。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

備憲臣一人於賓州或以南寧兵道兼理而柳慶見缺叅將盜賊竊發防守可虞今駐田州沈希儀舊在柳慶素諳夷情仍可改任柳慶兵部覆如守仁議得旨張佑准充復副總兵協因鎮守思田地方專在田州駐劄往來提調官軍撫安土人巡撫不必設凡事專責成守巡兵備等官沈希儀暫令柳慶帶官待新任叅將至日從宜委任守仁以田州既平議處經略事宜一議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請以田州爲田寧府因城池修置府治設流官知府同知經歷知事各一員其思恩府設流官知府宜仍舊惟念土目各以土俗自治一議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謂岑氏世有田州民心繫戀今請仍建一州以立岑民之後查得岑猛有二

子長邦佐自幼出繼爲武靖州知州武靖當徭賊之衝邦佐才足制馭宜復舊職而今所建州請以猛勿子邦相授吏目署州事俟候遞陞爲知州以承岑氏之祀若思恩則岑濬之後絕不必更設土官知州矣一議分設土官巡簡以散各夷之黨謂田寧府地除割八甲立州外餘四十甲請分設十九巡簡司每司立土巡簡一員而以土目之能服衆如盧蘇王受等十九人爲其辦納官糧與通屬制御之道悉隸之流官知府而其官職地土令得傳之子孫庶人知自愛而不輕犯法其思恩府各目甲亦宜倣此建置一議用人言田寧府舊有知府陳能奉勅以廣西布政司叅政署府事而左布政使嚴紘不遵勅旨待以屬吏能遂棄職還籍今並置提

問訪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才識通敏請陞爲田寧府同知待有
成績擢爲知府或別選老成廉靖者仍以叅政奉勅掌田寧府事
其思恩府知府林朝英屢次奔逃難以臨下宜如陳能一體送部
調用而柳州府知府桂鏊近委經理府治民甚信向卽宜陞爲思
恩府知府以順夷情兵部覆議上悉從之惟以岑猛子名數與
前據按所報各異令再覈以聞特部議岑猛四子而守仁止言存
者二人與前奏者不合且猛次子邦彥生有嫡長男嬌童又娶盧
蘇女生子一人俱不言所在事屬未明詔令復勘至是守仁奏言
臣初議立岑氏後該府土目及耆老皆言岑猛四子長邦佐妻張
氏出次邦彥妻林氏出次邦輔外婢所生次邦相妻韋氏出猛嬖

滿林氏而張失愛故邦佐出繼武靖而邦彥承襲今邦彥既死宜立邦佐時臣等竊議武靖地方正當雄賊之衝而邦佐自初出繼已久民心歸戴況其才力足以制禦各獍今欲更立一人殊難其代兼恐失武靖各目之心則於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於武靖而立其次子邦輔時各目執稱邦輔外婢所生名實不正惟邦相係猛正派貌厚重衆心歸服繼岑氏者莫如邦相故當時直斷邦輔非岑猛之子而止謂岑猛之子存者二人亦所以正名慎始杜後紛爭之言也乞勅該帥俯從原議立邦相于田州以幽順各夷之情其岑邦輔者聽其官職名目隨住庶幾人心允服得旨既查勘明白岑邦相准授田州署州事吏目仍聽流官知府

控制先是斷藤峽等處猛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諸賊
連結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流劫郡縣屢征不服急則入萬山
叢菁之中自薄梧上下軍民橫罹鋒鏑者數十年自韓雍大征後
無能平者守仁卽用盧蘇王受等且密召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
兵使指揮唐宏等分部護之守仁故止南寧罷還湖兵之應調者
偃旗仆鼓示不爲備度賊已懈令官軍四面集圍永順攻牛腸保
靖攻六寺諸巢以四月三日合戰敗之明日破仙女山寨又明日
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巢斷藤峽平十一日官軍循橫石江分道而
下永順兵盤石大黃江登岸攻仙臺花相等賊以靖兵于烏江口
丹竹埕登時攻印竹古岡羅鳳等賊十三日克之二十三日布政

使林富率盧蘇王受等別從新墟道，卽夜發，直抵八寨，突破石門天險，遂大奔潰。二十四日，破古達等寨；二十八日，破周安等寨。五月一日，破古鉢等寨；十日，破都者明等寨；十二日，副將沈希儀、思恩土目常其等分道邀擊諸寨奔賊。十七日，盧蘇等復攻破黃田等寨。六月七日，破鉄坑等寨，餘賊僅千餘人，且戰且走。會大風渡江，溺死大半，其脫身入山者，投墜崖谷死。是役也，因湖廣掣還之兵，將思恩新附之衆，卒不滿八千，時不滿三月，而俘斬三千餘人，深入三百餘里，守仁以捷聞。因言：廟廊諸臣推誠舉任，公心協贊，故已得展布四體，共成此功。宜先行廟廊舉任協贊之賞，以錄諸衆傷折衝之勞。兵部覆奏得旨：此捷音近於誇詐，有失信義，

威倒置。恐傷大體。但各洞猛賊集。亂日久。勞亦不可泯。王守仁姑
賜勅獎論。有功人員。下巡按御史覆實。以聞。守仁又上疏。經略斷
藤峽善後事宜。凡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龍田。
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龍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
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兵部。本兵持之。戶部請覆勘。學士霍韜
等上疏曰。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
自集。一也。用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
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
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與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餘小寨。
可漸德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榔峽。東而羅步。深

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服。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漸安業。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當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巢穴。五十年生聚。則賊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旣平其巢窟。卽圍連城邑以鎮定之。則賊失其險。後日不能爲變。邇滅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工。可乎。不知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逋逃固未嘗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俾之復業。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失此。

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與版築。賊漸來歸，據險以抗我師。雖
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
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城成，西夏覺而爭之，已
不及矣。是何也？若俟其奏報，豈不敗事？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計
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矣。其以一肩而分聖
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臣等廣人也，目
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底平，不勝慶忭。今兵部
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築，通
賊來據，地方可慮。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時朝議嗷嗷於八寨
之役，故其辭懇切若此。

特鄭林爲難之，又言田州界居南寧泗城
步通雲貴交趾爲備非一及設流官

防之守我獨當之昔思聰誅叛官之前歲出兵糧備用及流官
官既設非惟兵糧不出戍設守備官督兵千餘守之二十年來反
叛者數起為鑒不遠且岑猛本無反情身既伏誅長子為戮情法
情當若籍其土遷葬于葬何以服諸夷之心臣以為宜降府為
州即以猛子邦相知州事止選一吏日佐之分設土巡簡司使各
世其地無事則得用而守有事則彼此相隊為便八寨不可遷得
有四頭三絕商販不通一也瘴癘疾疫人無固志二也生理無聊
易驅從惡三也交險孤屏縷懸無援四也見南丹衛設在賓州既
不足以遷制八寨近諸八寨又不得以還護賓州為今日計解上
林之三壘守仁故議設縣昔可達蘭年附于此夫設縣則帥費州
之地以安思聰是賴彼而失此也遷衛則撫八寨之屯以還護賓
州一舉而兩得也尉安堡居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所會宜
築新城立守備官分南丹衛軍為兩班番休通戍仍如守仁議徙
遷江西所精銳于其中而某用近江右土舍土日使率其家與所
還軍分耕賊地三年而後起科其舍目能報效者世土巡簡則守
備戍兵漸可撤回三里第往來督寨而已八寨雖無殘徒今偏排
甲每五十立一村老約凍之朔望各守備官聽耕如故而復其身
募其精壯以謀什伍如北不惟濟其實用亦可杜其他謀至于荒
田思聰五屯守仁諸議皆贊而厥化縣徒寄空名無益事體臣以
為可裁革上林縣犯八寨而散南江臣以為不可創縣思聰南丹

縣遷其地本屬上橫與上州屬界升曰以爲宜多仍舊思龍必須
建立縣治於郡久矣有縣志云縣志以便小民之懷差賦後亦足以
鎮撫要客消阻賊盜也縣志不置屬于田州而仍屬南寧爲便其議
與守仁稍有異同事下縣志南寧縣守備成兵不必設學邦相
止授判官署州事後其勢漸縣志守仁亦上疏而病矣既而病益甚
而後授之餘悉如舊言縣志守仁亦上疏而病矣既而病益甚
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卒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萼
覲上意不悅守仁因奏悉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
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已縣志世襲并職郵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
久之上怒解始得襲錦衣衛千戶縣志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
新建侯謚文成賜葬于祭及贈諡詞推闡爲元勲聖學正億得嗣
爵守仁天資穎敏絕世而高縣志守仁天資穎敏絕世而高
工也既以氣節爲世所重縣志工也既以氣節爲世所重

盡掃去之。其惡者則去之。其善者則用之。此爲一切宗旨。
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
太常氏曰。文成之才。真不世出。用之平。則除積寇。靖巨難。若摧
枯朽于平陸。用之于學。則破支離。開拘滯。若揭日月于中天。蓋投
之所向。罔不奏績者。但儒者所守。規矩繩墨。而兵家所尚。取與翕
張。其不相謀。豈直冰炭。世之善功名者。稱其御易合。籠豪雋。待宵
人。蹈險出危。權譎變幻。種種合節。時時得用。然以折之聖賢之繩
墨。規矩何如也。審然則惟有坐談寂寞之演道。遙廣漠之野。付理
亂于不聞者得之耳。一涉亂世之末流。則仆矣。國家之危急。蒼赤
之憂。紛誰則任之。愚以爲直學之善。良知所獨知之地。一毫未嘗

以身家功名起念。庶幾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風乎。則卽有權譎變幻。亦兩得之矣。噫。亦難矣哉。

又云。世稱文成平寧遠之功。不知始謀力戰。多賴伍松滋。世以文成之處。虐蘇王。受爲失策。不知文成無恙。則蠢茲小醜。必不復叛也。

徐文貞階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父輔，以郡掾選授宣平丞。階舉于宣平公舍，爲博士弟子。會薊貞襄豹爲華亭令，奇之，進之以聖賢之學。嘉靖壬午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三人，授編修。階爲人短小，白皙秀智，目善容止。旣入謁，內閣輔臣楊廷和見而獨異之，語其寮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輩。」予告歸。要甲申八月北上，是時言事者以不當上尊親意，逮訊戍謫累累。階遇諫官安磐、翰林楊慎、王元覲，皆狼籍血肉中，出彙裝遺之。或謂有星丹而誦者，階意自若。至清源，夜夢心動，反棹彭城，而外艱訃至，歸服除。復故官。階性儉敏，甚巧于機權，一意傍名義以釣聲譽，故傾身以事豪賢長者，時故新

吾儒原無
像教

建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遂爲王氏學。諸賢豪長者交口稱譽。階因盡得緒紳間聲克經筵。展書預修大明會典。再預修祀儀成典。會永嘉張孚敬議撤孔子像。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階奮起謂吾輩皆誦法孔子。胡啞而不喏者比比耶。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力與孚敬辯。孚敬辭屈。益怒。上亦以孚敬意爲說。他御史繼之。詔論階罪。廷多爲階解者。得勿問。請延平推官。益從尋貞襄游。及同年歐陽德相與講求良知遺訓。欲返之心身而出之。至於國家典訓章程。比詳問閭大小利益。靡不用以爲學。而他綴羽績。繕移商刻。徵以駭悅耳目者。舍不之取。一旦慷慨持論。從容於霆霹之下。而弗爲動。天下益信階之足以大受而尚意其自禁近出。

爲小官必不堪也。至則連署其事。盡心几案。毀淫祠。勸社學。清久
繫獄囚。卽添文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爲害久。不伏辜。監司以
屬階階乃設方略。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
滿三載。遷黃州府同知。未任而擢浙江僉事督學政。歲週行郡邑。
必徧旣唱諸生第。人人爲語。所以甲乙故。不得已而施夏楚。必示
以慘然色。諸生皆服。無怨者。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一如洵
時。文成學尤盛行於江西。階因像祀焉。會皇太子出閣。選官屬
改洗馬兼侍讀。秩服仍故。以內艱歸。服除。進祭酒。爲籍籍諸生。淑
慝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籍。然而有酸味失者。亦
務掩匿。覆蓋之。諸生亦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

即其傾身
賢豪故智
然咨詢有
得銓政宜
圖

遷吏部年方四十有三故事吏部官以操柄故車鋪門簡接爲防
嫌示重階則破例延訪痛折節修辭色而下之見必深坐疊疊咨
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與以窺見其人顧見者
亦自喜得少宰心願爲之用益有縉紳間聲時太宰屢易始以熊
恭肅決繼以唐文襄龍周恭肅用咸推重階階數署部事有行重
寶賄方士求大司馬者取上指脇階至再階勿應後其人爲大帥
竟抵罪而階所推轂宋莊靖景張襄惠岳王文定道歐陽文莊德
及范大司馬總皆天下所共信以爲長者當大計所進退不徇衆
口天下翕然稱賢而假稷周用卒當推代者刑部尚書聞淵名爲
耆成人非士所急也階前推淵淵入吏部顧自處前輩且嘗歷

諸曹郎事取立斷其待階不能如前二三公階意不樂求出避之
乃兼學士掌院事尋權禮部尚書凡王國爵封秩謚併文武大臣
陳乞祭葬階皆束之以請報可定爲祭令時莊景皇太子冠重
成禮而暴疾薨階議喪禮以上及百官皆爲期之服仍詣門哭
上不憚謂天子絕期不制服其百官服可無詣門哭臨禮者
詣停柩所輔臣讀至服可無而句之曰以青衣角帶往可也階曰
不然絕期者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無詣門而已非可無服也
且未有哭臨而不衰服者定議以齊衰服臨上使中涓謂而是
之令宮中仍皆服喪前此一二秩宗皆好以法市利至階而振刷
部事稱肅上嘉其勤勩有奉直無過嚴身及學士張治李本儀

爲首。上不悅曰。隋方侍朕左右。何外擬也。隋遂累請立。皇太子不報。晉王與。穆宗開歲差少。中外未測。上指所嚮。隋恐有釣奇者。數請之。遂最後當寇。因而及婚禮。若開講。隋復請以齒叙先裕而後景復不允。於是隋贊景王冠。偕諸大臣謁於臨保室。上使中悄當二王行坐若何。隋曰有。上端座在坐。則俱嚮西可也。行則遵倫序。且。祖訓嚴。誰敢紊之。毋何詔二王婚。俱出就外。卿階手疏言臣過慮有二端。王即陽健一牆耳。名位既不別。而贊御均衆能保無聞聲。以上皇難離之義。又往者九重之內有。慈。慶有。坤寧有。鶴禁而後入主之勢沈沈。全者體主主耳。而悉。

諸人後亦
訖無以功
名著者

用費極

就外郎臣不能不為。陛下寒心也。復留中。庚戌。虜闕入塞。一夕。
薄都城。中外震恐。時募京師之兵。多不習戰。統領勲貴。又不知兵。
今繫獄將官。戴倫。李珍。麻陸。曹慎。歐陽安。素歷邊疆。咸著謀勇。指
如張達等。例釋而用之。授以兵馬。必能出力。以報不死之恩。在外
緣事有名將官。遼東有劉大章。周益昌。陝西有時陳。雖去京稍遠。
亦當宥赦召之。此則兵部拘泥舊格。而不敢言者。關廂居民。一聞
虜警。必奔走入城。宜令兵部同錦衣衛。並城御史。加意安插。內有
曉健可用者。卽募召爲兵。旣可以充入行伍。亦弭亂之一端也。又
聞兵部欲。兵于城外。創營蓋爲捍護關廂之計。但恐京軍見敵。
輒走。反聽。幾。慮。而關廂亦竟不能捍護。宜召總兵仇鸞入衛。仍

優其廩餼，令兼督城外劄營諸軍，大約以大同人馬爲京軍先鋒，以京軍助大同人馬聲勢，庶兩有所恃而不恐。此又兵部思慮所未及者。疏入，上深嘉納之。詔宥綸等罪，各復原職，給與兵馬行糧。聽總兵官仇鸞調遣，餘俱如議。又密言虜間潛入，請上還大內，備非常。上雖難于還，而心念階忠會中消陷虜，還爲虜之責。上幸便殿，問羣臣。階曰：賊深矣，不許激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我何愛焉？階曰：事有甚于珠玉者。上曰：卿慮之遠，然當何處？階曰：臣請計緩之。上曰：何以緩？階曰：遣譯諷諭，以無番文故，且徵其情實。寔則令聽命于脫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與益集虜，且還不還，從而拒之，其勢

必得所欲。上稱善者再。有輔嵩乃進曰。上幸一出視朝。主

不答。階與李本從旁史之。上曰。可爾。得無驟乎。階曰。虜騎張甚。

中外方洶洶。恃陛下而重。得一蹕聲。若大旱之得雷霆。胡縣也。

上始首肯。陞出而令廷臣議。皆言求貢非處本情。不宜示中國。

弱階因兼酌。所以面請者。疏上而。上果視朝。申餒中。責數貢。

事者甚厲。非所望也。虜尋以飽去。乃下階疏。弗許貢。按虜自壬寅

求貢市。其欲罷兵。息民意。頗誠懇。當時廷臣通右。今知大計。如聽

督翁萬達。亦以為宜。因其款。頗納之。以為制禦之策。乃虜堂不

為之主議。既大言開關。以絕其意。又不修明戰守之策。而為之備

反。我其使以挑之。至於戎馬。益于却。拆腥膻。開于城關。乃詔廷臣

議其計。否則彼以兵脅而求我。以計窮而應。賊下之。置豈不為累

自此之後。議募兵。議增餉。解使者旁午于道。又謂各鎮之卒。以

成。虜騎而兵愈弱。為一切苟且之政。以飲財供餽。而民愈困。乃

政者不深惟主。虜臣死之義。猶湛湛杳杳。益恣其私。或以建府也

卷之五 隆慶

張律進士餘年間海內騷動感嘆之聲盈于闕里猶賴主上威
明變獲乾綱未至失學 祖宗德澤因結民心幸康有他不然
下之禍可勝諱哉語曰安危在
出令存亡在所任非虛言也 時 上震怒誅兵部尚書丁汝璈

等而副使聶豹以坐法成都御史何棟久廢階因言近者逆胡蹂
入郊畿 皇上按諸不任事者罪內外臣工莫不震懼矣但人才
不同不擇而用之終無以稱任使世論大率重修謹夫修謹之士
平時非無可稱然而循途守轍不足以倉猝應變徐言緩步不足以
慷慨立功今當應變立功之秋苟付之若輩是匠氏以桐爲杗
終于不稱而已伏觀原任都御史何棟原任副使聶豹其才識膽
略迥異時流而豹守平陽禦虜已有成效獨以不能領屬俯仰爲
世俗態是以付不果建乞勅吏部急將二臣起用原任推此意廣

收異能待以殊格。庶幾急有濟。上納之。命亟查豹標取用。階又
上言。延安卒善戰。而雲中卒善謀。宜各用所長。令督撫廣招。上
從之。時以朶顏三衛實導虜。入請顯責之。階謂三衛導虜無顯跡。
顯責之虛。則贖而自疑。實而我不能討。將顯叛我而就虜。非計也。
不若責以扞圉失職。使彼易受。而後撫之。上以爲然。自是言便
宜者。率密諮階。階寔益任用。甲辰。階等又言。今皇子年十有六。選
婦講學。寔維其時。然必先行冊立大典。使名位素定。而後冠婚。諸
禮可以次及。臣等職掌所司。謹昧死請。太學士嚴嵩等請允其奏。
上報曰。二子各以本禮舉行冠婚。何害。今乃逼君不已。謂何。令
階具儀奉階等覆言舊制親王冠禮。行年奉天門。迎東廡。婚禮行。

于出府之後、今若二王同出、行禮恐執事人衆不便周旋、請以長幼爲序、婚期亦然、且暫于皇城內先行婚禮、俟建有府第、乃更議之、疏入。上問嵩曰：出府成婚、例也、豈宜暫居宮內？嵩曰：先年五王同冠、俱出府成婚、以名位相等、他日俱當之國耳、今非前比、雖冊禮未行、倫序已定、凡事須從慎處。上曰：二王同體、如何又欲分別、其俱以三月行冠禮、選婚、候勅行、府第卽修二所、不許違慢、階之進用、大非首輔意、階爲前輔、夏言所薦、嵩已殺言、每思間階、不可得、以何而孝烈、附廟之議、起初孝烈方皇后繼悼靈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上深德之、旣崩、始謚曰孝潔、尋易今謚、且以睿考入太廟、非中外公論、恐萬歲後祧特有

所更動一日。上忽諭禮部議祧。仁宗而以孝烈主祧廟階。官女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先殿別室。上盛怒。趣階再議。階不得已。遜言曰。以今上論。仁廟固所當祧。乃聖子神孫事。臣子之心。何忍煩。上親議無已。宜倣古廟數遞加之。益太廟奉先殿各二室。今仁宗緩祧。而后先祧或可。上不許。竟祧仁宗祧。孝烈以上難于增二廟。謂階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祧仁宗祧。孝烈所以督責階甚峻。階惶恐謝罪。不獲終守前說。而前是。上信真人陶仲文言。于御卿建呂仙祠。使階往落成。爲齋醮。以祈福。階心知其非。不敢辭。乃以議祧廟解。旣上改議。廟廟俾緩期。階遂不復請。以至虜入寇。上意亦益解。乃使尚書

顧可學行嚴嵩雖謂階可學也所以中傷階者百方一日獨召對
上與屈指論華臣孰優至階而嵩徐曰階所乏不在才乃才勝
耳是多二心蓋以其嘗請立太子也階自危甚不知所爲乃精
心齋詞且膳上意所向而先之而結左右爲之地上意漸解
是時成寧侯仇鸞方以入援獲上眷恣睢甚階事事裁節之鸞
欲掩三衛以爲功又欲併趙時春入嚴兵皆以階不可而止未幾
以獲間功加少保久之兼東閣大學士會鸞疽發背虜衆皆至鸞
猶不肯吐大將印階密奏云鸞疾非旦夕可愈防秋方急皇上
早賜斷處庶免悞事又云祖宗時京邊之兵未有統于一將者
且戰守異術人鮮全才若分其事權擇長而使則目前既足有濟

日後亦可無虞。蓋其時勢疾，雖其勢尚薰灼，上意尚未可測，未敢盡言。上報云：吾非不知，但欲其所爲耳。竟以是夕，因兵部疏，馳使奪其印，勢一夕自恨死。上既誅勢，益親重階，數與謀邊事。上欲罷入衛卒，階言其非計。上詢京營所以弱，振之何繇。階謂營兵皆市人子，食不給，仍匿跡爲傭，以其美共妻孥，日練之，則勞而生計，薄勞則苦，薄則怨，怨且苦，則生譴詆，故其帥務爲姑息，以相保食，養而已。今欲大振之，必明賞罰。欲明罰，必先賞。賞則財告匱矣，必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克賞資。然後罰可行，兵可漸振也。皆見納。一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倭事起，撫按亟告急，請兵而戰。方鄭謂倭之去來無常，兵發則倭已去。

誰任其費。大司馬惑之。階持不可。乃以贏卒三千人往。階止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于千里外。乃能踰度賊之已去。又踰度其去而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與不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贏卒。與數萬金之費。而倭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大司馬懼。請發精卒大千人。偏裨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疎驟擊倭而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爲階咎。矣。因而挫之。而階所請入衛西卒。其

師陳鳳力戰卻屬虜遂延不能入乃悟曰公所請發兵畱兵算無
異也將自有堪否階又上疏謂將較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較北
顧用軍興法而守令無恙及賊潰矣復坐將較死而僅左降守令
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今兵一而民
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帥將較履肝肺以死而末束持口舌以制
難以責其振矣夫守令數則制權具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
聞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報可江南督臣
張經素貴而汰然老將能持重守便宜不輕與賊鬪而惡之者謂
經家在閩故近賊不欲聲以事墨而階值之數訖者上其微經被
賊卒不免于死前後督臣楊宜興現斥撫臣彭繼者大由李永龍

邊隋有力焉。隋又令虜盜邊爲樂。士不得用。舊宜大米。麥石直中
金三兩。而戌卒月餉七銀。僅易粟二斗。時邊第一麥熟。石直四銀。
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賣八銀。可出
紫荆。抵大同。大約費中金一兩。而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
平。上如其言。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董傳策。張紳。極論赦嵩
罪狀。嵩念隋于吳。張俱座主。而董又鄉人。於上前俱道本指所
以爲者。上時時自語曰。隋固賢。雖然。嵩老矣。何不小小需歲月而
息若是。上下三人獄。尋端考掠。無所得。三人遠戍。階獲解。群加
太子太師。嵩設詐。危階百端。階既以恭謹媚。上及多行賄左右。
乃爲彌縫。外復結姻于嵩子孫。且置田宅于江西。以示結交。以緩

其毒日夜苦心，如豺虎然，故得不敗。乃上雖重階而猶隱之前，是嘗分郡國所進五色芝，授嵩本以方使鍊爲藥而進。御曰：卿階政本所關，不相混也。階惶恐，言人臣之義，孰有過于保。天子萬年是，非政本而何。上乃亦授之芝，使鍊藥。而階益精專于上所嚮往，不復持矣。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論嚴嵩罪狀，而中有三王皆知其奸語。上怒，下繼盛錦衣獄。嵩謂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楊庶僚何繇知二王之知我姦，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陸炳加根究，階戒炳卽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曰：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獨奈何。願結宮邸怨也。嵩懼然懼，乃寢會。上居西苑，永壽宮災，時以

夜半宮城門皆閉。上卒下密札問兩輔臣。萬念永壽工鉅不易。與復欲請。上還大內。階獨對曰。天意監永壽不稱。宸居欲。皇上擴大之耳。且不日功可就也。上大喜。乃以永壽工屬階。階計三殿甫息工。楚蜀不可復屬之伐材。卽伐材亦不可猝至。三殿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貢司空雷禮可計。日而就。詔如階議。仍命階子尚寶丞璿兼工部主事同閱視。階乃率禮與大司馬楊博等之工所計度土石程工力。搜伏緝杜侵冒。僅百日而工就不復增。天下賦時。上復自玉熙徙居玄都。毀陶京師內外多盜意。恐欲以大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官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兩營兵列官城外爲儲。胥以相屏蔽。報可。

上尋自玄都徙新宮，更名曰萬壽宮。宮中有壽源萬春太玄仙禮諸屬，極其宏麗。上益喜，進階少師，兼支尚書，俸千一子中書舍人。子璿亦超爲太常寺少卿，而嵩日屈。蓋階既與嵩有隙，惟恐爲嵩所傾，日夜窺。上意遂迎之，無所不用其心。至是，密札諮問交午階所鮮及嵩矣。時議實善嵩對，而病階之諛，然以天下之恨嵩，欲去之而歸階，政不以過也。先是，嵩子世蕃賣官鬻爵，恣肆無忌。上亦微知之，念嵩不忍發，會有術者藍道行以箕仙術進。上頗信，眷事必咨之。階因深與之交。上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其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微不能格。其仙中官乃與方士謀，啓示而復焚之，則所答具如青道行，後乃僞爲紙封，若中官所書者，乃

笑而匿其真跡以爲封應。上二日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
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誰爲賢不肖曰賢者輔臣階尚書博不
肖者嵩父子。上復問我亦知嵩父子貪念其奉玄久且彼誠不
肖上真胡以不震而殛之報云世蕃罪惡貫盈固宜速殛以在輦
轍下恐震驚。皇帝欲俟外遣戮爲薰粉矣密以告階階恐稍遲
則聖意解半夜卽遣人邀御史鄒應龍具疏劾嵩父子詰朝上
之。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擢應龍五品京職。上雖
退嵩而憐其和良承意慮後無當者忽忽不樂手諭階欲傳詞全
擬詔階極言不可而吏部禮部奏遷應龍通政叅議報可矣忽有
旨切責二部臣以鄒應龍爲邪物不宜轉官階恐爲應龍累力爲

關說應龍得無恙。上亦悟。輟嵩直廬。賜階。階既居首揆。書三語於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至嚴。杜筐篋。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初階與嵩同事。天下賂貽多寡。雖不能盡同。階例不敢拒。每謂人曰。吾懼以潔形污也。然爲日既久。人亦已不貸矣。時輔臣表煒數出直階。請以時遷至直所。同擬旨。上不可。階謂事同衆。則公公則百奏。基專已。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鈎黨貴臣過當。上覺而惡之。再下階。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問。階得人之難。階對曰。大姦似忠。太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唯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

惡人爲我櫻之。深情隱隱。人爲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已用者不
濫留。故聖帝明王。有言必舉。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
則置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上稱善良久。自是子白簡
所封進。卽小忤弗深治。而言路恃以發舒矣。時戶部歲請御史糴
粟宣大。階謂巡按權重於糴粟御史。而熟宣大事。且可以時低昂
其直。遂歸之。巡按工部。請開側而議及贖錢。階謂贖錢例以濟邊
市穀者。今一切克。筐篚宜嚴禁。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通額。不分歲
而徵。將何所措手足。宜以緩急爲限。皆用詔旨行之。民稍藉。伊王
坐法。錮皇祖陵。資富籍。故事籍資者悉入內帑。階示意撫按。俾
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三之一。以一克邊用。以一補宗藩之祿。不

出文臣
雖自謂臣
尤難

給者中消爭欲蠅襲之弗得也。前是奏軍功率資閭閻臣階以爲武
夫計功而文吏闕澤何以勸勞自是報捷不復與將作大匠徐杲
有殊寵既以久綽尚書銜上欲崇以官保階力持祖宗無是
法無啓倖端上默然寢之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辭階體小意
上親爲調藥溫諭諄切方士龍顯等進長生藥階力言不可何
上遂止先是湖廣貴州縣奸民胡大順負緣陶仲文獲供事靈
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復進用乃
僞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所作得之警筆且言呂祖授大順
三九太丹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
服之却老不老遂基子輩竊隨獻入何廷璽貴以入陳劉道鑑封

左演法藍田王左正一羅萬象通內官趙權獻之藍田王有原江
西鐵柱宮道士以進秘法授官萬象同以扶鸞衛侍上西內因
交歡極時上方幸此三人故廷玉以厚賂致大順意附託之田
玉等遂以其書奏進上覽其言問曰此是乩批扶乩者如何不
來然未言召之也田玉等遂詐爲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
書求見上謂階曰胡大順又來却是藍田玉羅萬象因問喚至
詐令扶箕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官或有所使然者大
順可仍用否階曰大順等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藍田玉尤甚
觀妄自傳喚即可類推至于扶箕若中外通同得上旨乃能答
不則茫然不知以浮詞支吾而已且不能必其用後宮擾果息別

生事端尤不敢保。不若如前治之以法爲正也。上悟乃報曰。豈

田王去冬輒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此。不治

無以戒來者。階復曰。水銀非可服食。詐傳。聖旨罪惡尤重。若置

之不問。後輩小益無忌憚。互相朋結。恐釀成大惡。乞。聖明速斷。

以消隱禍。上乃詔錦衣衛逮大順。田王萬象等問狀。不知其奸

緣極也。比錦衣衛且上獄。辭。上謂其不實。有意寬之。以問階。階

曰。聖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揮。將若之

何。階。機果實當預防。必須重治。乃保邦深計也。聖明斷而行

之。上乃下大順等決司各從重擬罪。極具密疏。匿殿楹中。伺聞

所。上甫爲大順等申解。詔。聖太怒。付司禮監拷訊。且得與田王

詞體宜急
于房警不
以聞而不
爲之備必
至失機爲
之備則近
專擅宜上
之罪其不
早聞也

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大順田王萬象廷、王玄玉俱論斬。錫于獄，
檻尋薨獄中。大勝縣墻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
上方有竹宮祠，釐不敢奏，謀之階階，草勅命大將侯顧寰等爲九營，
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溶等巡視九門，內緹騎帥米希孝
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干板，以故中外心稍定，以便宣撫宣府帥馬
芳宜、大督臣江東各以兵入援。芳兵先至，階請于上，亟賞之。又
請重江東權，俾諸道兵俱屬焉。虜阻白河水，從通掠香河。上令
晉詳楊博疏，階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虜果趣順
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參將郭琬伏而敗，頗得其所。幽
人畜輜重始上，以尚書博不蚤聞，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却虜而

醉思難揣
上意爲之
然自是大
臣美行

任才入也。怒甚。俱歛有所處分。而未發。階念能爲縣官任重。曉暢
邊事者。毋如博。卽一旦失之。緩急何恃。乃備言博雖以景命祠釐。
禁不敢疏聞。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者。上復問。避今尾賊能擊
之否。階言非尾賊。乃迭之出境也。上以是益怒。避竟誅之。而不
罪博。至賊退。大遷賞。勤王將士以階與輔臣袁燁勤勞。欲加恩。有
所崇進。而次及尚書博等。階力辭。言賊得志而去。不能大有所獲。
川方憂愧之不暇。至于臣博。方爲臣言。欲席藁待罪。而未敢幸。
上赦之。將沈心滌慮。以圖後善。何恩賚可希。始袁燁聞而告階。謂
何故辭。至是。上報諭言。博果有人心者。當不安此恩賚也。燁乃
服階。自是爲博畫焚往往先上。所擢事必中便宜。乃從容爲上

言。臣論練事如博。卽舍博。曷能委心事。縣官如博者。上然之。自是倚注博。不復求代矣。階請收戰士骨。瘞以大冢。具十中牢爲文祭之。明年虜窺黃土嶺。及一片石。上憂之。以問階。階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元兵相肘腋。三人皆驍將。亡慮果爲文智所拒。階以張家灣當天下要輪。請出光祿黃金三萬。城之。設一裨將。始爲重鎮。階自袁煒卒後。獨當國。意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臣。而。上數難之。階乃密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首者。以不時請骸骨。人主欲留則留之。不欲留則不留。故不得攘此位爲私物。而恩威常出于。上此例也。上曰。而亦徇例耶。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足耳。於是階緣。上旨。復請二輔。而。上復難之。

爲國求賢

豈復知謀
國哉一意
專擅而已

令俟數月慎擇乃可。階言臣不敢避難。顧衰轉甚矣。內閣事體繁
卽開敏者。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一旦夕之間。溘先朝露。卽有
繼者。何所取裁。夫人才須作養於一二十年之前。而取用於數十
年之後。今以爲可卽可以爲。未可恐未可以數月就也。上遂用
太宰嚴訥。大宗伯李春芳入輔。而起太宰郭朴於憂。扣滿代訥。自
嘉靖初。張孚敬。夏言。嚴嵩。及階相繼爲相。無非以讐機毒矢。力相
屠慘而得之者。階先是已幾失之。表煒煒死。因擇其謹畏可制者。
引薦以厚結其心。而後拔進之。故訥春芳之在內閣。嚴事階甚不
敢少以僚來自居。有所斷決。唯唯而已。卒不意猶幾大敗于高拱
也。權利所在。足以動人。殺機如此。竭其心力。曲媚以結主巧。中以

政府如此
可嘆可憐

殺人日夜觀變決機間不容髮而暇分其心思知慮之萬一以圖國事乎卽有所爲亦不過僥得僥失爾何足據以辨賢奸也隋之始爲禮部以至首輔十五年而請立太子者數四上春秋高意不欲言繼嗣輒報寢時祿景二王方並重朝野憂其端以爲且有所更樹森人從而陰爲竄矣一旦論景王之國咸鼓舞稱慶而森人亦得罪去一日上忽下諭自謂郊廟弗躬早朝久廢且病弱弗任卦數向周宜卷身奉玄傳繼不可緩不然恐或後醜耳且令與在直諸臣密計以對階惶恐對謂此豈可與諸臣計夫所謂後醜者必有非常悖逆之人而又有大奸惡左右之以有此叵測今何足疑也上又謂得無以久待爲恨乎階又力辨而上猶以

應得早行
得便

成祖之注意在孫而弗及子孫則且云賢孝難必吾言不甚矣
階又言成祖之在位久仁宗之在位促皆天命也繼承之祭
史冊甚明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而今之賢孝又中外所共聞
萬萬無可疑者然階每進言必密令人傳之裕邸以居調護功
上方不豫景王忽上書請躬詣玄嶽祈醮以嘗上詔下階所階
知爲中涓泄之方謀所以沮止者而王復上書以病求鑒階請遣
醫乘遽往治而擬旨王既有疾宜自靜毋玄嶽之醮遣官代行可
也無何王竟薨長史以計聞故事聞訃當王妃不當長史上聞
之階階念楚中田土湖陂可數萬頃俱爲景王所侵租入而賦猶
在民卽小緩輸將有因而請佃者急爲上言景府之老成人

以有此誤。恐誤。復有大者。宜遣一信臣往。階草勅。令其懷。王極。祇奉。靈筵。宮眷日用。必令給足。內外出入。必須謹嚴。庫藏存積之。貨。禁戢。王人。毋容侵攘。田湖租賦之籍。悉歸所司。毋容欺隱。既成。而以指諭撫按。令奉詔行之。獲永爲楚人業云。上下制建。零壇。及更典都故宮殿。階雅不欲憚發之口。則以庫藏。匱卽襄水爲言。工遂已。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嚴嵩當國。開利孔。以結歡。令都御史鄢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稱功。遂定爲額。額輒不登。而商多亡匿。急則雉經。階請仍舊。流徙悉復。而額盡登。先是分間以上債事。輒以提騎逮所至爲暴。階在政地。省減十九。其後益不復遺。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秉輿。上素甚逮詔獄欲。

善千教直
臣之術蓋
古有之

詳說曲中

殺之階疏言瑞固草野倂倂然不過仰恃聖明以要領之死沽直耳彼甘于禍則無務以禍窮之彼求大名則無務以名成之容而置之彼計失而聖德益廣矣上始抵階疏地徐取讀之又取瑞疏讀之得毋死上久疾論階曰朕病十四日矣不見全復茲就大誌成一南視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此原受生之地必奏功用臥輦至七月還京階奏聖躬既久未平正宜加意靜攝若復遠涉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以上對二聖之心所用藥品但踰撫按取進爲便上堅意欲行階曰臣昨奉諭不敢仰贊者第一爲聖躬計第二爲國計蓋已亥迄今二十七年矣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聖躬天祐亦豈必

待遠行而後。蘇萬康之慶也。已亥。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邊。及增京城并居庸等關守備。今邊境多虞。兵馬積弱。而六飛遠狩。根本空虛。萬一狡逆竊發。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此其可大慮者。伏乞深留聖思。毋致輕舉。以貽後悔。于是上乃罷南幸之議。猶時念鄧中不置云。上病益甚。階問安。報以病狀甚苦。而戒階可少慮。輔理非輕者。當是時。閣臣併階爲四人。而上有所顧問。獨階他。閣臣取克位而已。以是不能無後言。階弗復顧。上崩。穆宗卽位。階遂罷。齋醮土木。復廷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悉以遺詔行之。時門人張居正爲學士。方授經。裕邸夜召與謀。具遺詔。莫不以語同列。贊明謁王。請入臨畢。遂以詔

草上報可詔遂下同列皆惘惘若失而朴尤推時詔人徐公諤
先帝可斬也拱亦與相應和卒亦無知之何也諸人俱負時望階
悉用之且不次超擢驟登顯要諸人既歸德于階以伊傅推之傳
聞海內樂道喜談階遂擅名賢相矣上享天下久登極吉凶大
典亾所考階久繫籍觀故事品式明習典則從容應之悉中條理
上欲幸故都階言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藉不發大駕上
卽位未幾於諸大典未一舉行而先幸故邸非所以慎始而示盛
德休光於天下也上嚴階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不踰日矣先
是世宗方病在直者惟高拱盡携其書籍器用以出都給事中
胡應嘉遂承階意疏劾拱謂其蓄二心于時閣臣雖四人其露鋒

穎而與階角者惟拱人謂是踰入拱禍且不測以世宗已在彌留不及問故拱得全然其恨應嘉而銜階益甚會計吏已得旨而應嘉又上疏救一二臺省非故事于法當罰懲而階時已示公同列使輪直筆而已酌之時郭朴當執筆曰汝嘉小臣也上甫卽位而敢越法無人臣禮宜削籍階度朴爲拱報仇而傍睨拱則已怒目攘臂乃不復言而削汝嘉籍爲編氓命旣下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汝嘉其語有所侵撻階乃與春芳等具疏謂汝嘉論救考察非法所以擬斥給事御史謂上初卽位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臣等欲守前說則涉違衆而無以彰陛下恩欲從後奏則涉徇人而不能持陛下法因兩擬去留以請中旨薄汝嘉罪

調外而當階具疏時拱故不言而目屬郭朴朴復力持之幾失色於是言路意汝嘉謫出拱指羣上疏攻之上以拱輔臣且故嘗受經不聽歸而言路益攻之不已拱恚甚欲階擬旨杖責階從容言當先帝時以謫斥威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已而至戍且長繫戍長繫不已而至僂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瑞者出吾曹人臣耳寧可以力勝拱益不悅而恃上左右多裕邸中知舊乘忿抗疏至與言者辨而交相詈當是時內閣凡六人階與春芳朴拱而益以陳以勤張居正以勤居正亦皆上所受經而拱友也一日方會食拱忽謂階曰拱嘗終夜不寢按劍而起者數四矣公在先帝時導之爲齋詞以求媚宮車甫晏駕而一旦卽背之今

結言路而必逐其濟國腹心之臣何也。階良久曰：公誤矣。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我非背先帝欲爲先帝收人心，使恩自先帝出耳。公言我導先帝爲齋詞，固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先帝以密札問我拱有疏，頗得効力于醮事，可許否？此札今尚在。拱乃頰赤語塞。春芳等邀而與至階室，謝罪。階出，卽堅臥引疾。拱亦引疾。上俱慰留之，而拱以登極恩，遷武英殿大學士，與朴春芳俱加少傅。太子太傅驥貴甚，于是給事御史合而就階第教勸親事，而其醜詆拱無所不極口。乃至白簡無虛日，而南都亦響應。初先帝嘗信階甚，階雖嚴戒苞苴，其諸子多所干請，無敢拒之者。食

爲國持大體

人子橫行鄉里間大受其毒頗有指拱故鉤得之總節爲疏將以
許指階至是迫則投其門生御史齊康俾上之階乃疏辨乞休而
左都御史王廷等合九卿及給事御史交章請留階而極論拱與
齊康罪狀上爲謫齊康遠外而許拱養疾然尚賜金幣馳驛遣
行人導行而使鴻臚卿宣諭階始出視事識者謂是舉也階實始
禍而拱竟不競云乃露郭朴所以私拱而阻胡汝嘉狀于是言路
移攻朴朴亦不能安久之引疾去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先帝
時殺戶部侍郎以要糧賜置不問用是益驕時當頒九邊賞故事
無及南京者會得匿名榜有所要脇辭倖甚階曰往者已失刑再
邀賞得賞以所用國法矣時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當朝辭階屬之

丁未到天
叙之亂欲
于孝陵發
之正以此
也

曰營兵卽變有郭城李錫劉顯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據也憂其據孝陵於法不宜攻耳若往可伺之一有變卽以江防精兵走孝陵道而時有三都督之任者皆邊將階使以家丁百五十人往日新軍易與耳苟生變卽疾擊殺之以爲若功而不罪也階度兵已嚴乃因兵科疏擬旨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者聽頃刻而軍散亡敢譁時有中旨令館臣撰中秋致語階謂先帝新棄羣臣卽食稻猶不可而况宴樂臣不敢奉詔上於是併罷宴上謁陵甫至齋官而使中涓以意問曰祀在次日上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階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

畢出觀。一日忽奉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階率同官上疏。謂今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坐營起於景帝而革於世宗。臣望陛下以世宗爲法。以兵政廢廢爲慮。上不憚督責頗峻。而階等諍愈力。乃寢。俄復命修內教場。勅中貴人習騎射。階因御史言復率同官上疏。謂陛下此舉。蓋因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故示邊臣以意。使之振戎飾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微杜漸之慮。臣等竊謂邊方遠禁地近。聖躬重戎務。輕當先帝時。嘗欲立二內營。而復止之。此必有深意在。不可不三思也。事亦寢。虜分道入寇。其寇近畿者。土蠻自牆子嶺入掠。涿河西而寇山西者。俺荅也。破石州等郡。邑階以京師及諸陵尤重。今二虜開而黃台吉者尚

匿不露形恐其悞我兵東西援而突入以搗我之虛急請切責總督劉燾等督兵隨賊勦逐仍阻守滦河勿容西渡其黃花等鎮加慎隄備以防黃台吉竊發仍發京兵一枝駐通州以護陵寢保漕餉俱取旨行之時上御經筵畢而詢階以戰守方略掌詹趙貞吉條對甚詳階不能荅乃請至閣議及議貞吉首言宜用首相巡邊階不懌竟以漫語上覆是時上方秉淵穆諸臣始奉玉音竟無長策登對殊缺望也不久貞吉出而南矣虜退當第失守狀時薊鎮頗能尾賊鹵斬至千數然不蔽罪俱有旨逮鎮撫以下置詔獄問階謂薊鎮吏士自托以獲功當遷賞而驟聞逮其帥不無駭忿當緹騎行戒之曰吏士遽而曹訴第云山西失事重而薊鎮輕

法不得不兩違以示警耳。必不以山西側側而帥必不以而帥罪。掩若等功。兵部已爲若等上功籍矣。提騎至鎮。吏士萬人環擁馬首。哭且絮。幾不得發。以階指諭之。卽解散。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詔慰留。加伯爵俸。思與優異。階曰。牒矣。一文墨吏。何功于上。固辭。久之。乃視事。復奉旨。內監李佑往藕杭監織。作時以詔令就停久矣。階疏阻之。不可得。念佑素貴。而其人頗長者。乃盡以宿弊告曰。公往母言利。利歸公者一。而歸下者二。奈何待之受譴也。吾欲使臺臣接去之。是又代公受譽也。公何不與臺臣共其譽。且教以斯。織作徑進御前。母落局中。少年手佑曰。善。一如階言。時有小瑄以事平巡城御史。不應。則署御史。御史怒。執而留之。尋瑄趣之。司程

此等妙用
惟華亭獨
擅

所欲論糾御史階業爲解得免而御史乃論糾瑄其黨百餘邀御
史於午門外駁辱之御史太夫王廷欲上疏糾瑄瑄以問階既已
許尋念疏卽行彼瑄事自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
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先朝事可監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佐
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羣毆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
相公母但爲御史惜階曰吾非爲御史惜爲國家大體惜耳爲司
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毋論御史王臣卽天子臨御之
所而羣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訓得其人而速
奏之卽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上必不怒諸公體故
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名奏之王廷疏繼上羣瑄等

不能自匿。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爲南京淨軍。階旣以詔旨省諸鎮進鮮。奪太和事權。與諸監局工役。而所持諍又多宮禁事。伸者十且八九。往往假宛曲而行。久之。其人益側目。所謂承奉芳者。旣貴。與滕祥埒。雅好名。自負以呂強鄭衆之流。時時言外廷事。所司以格裁之。不能快。而歸咎階。謂階主之。階亦覺其意。會上欲幸南海子。階諫不聽。始嘆曰。夫已蹈國宀之上。而尚難持滿乎。遂稱病。御史張齊因論階姦利六事。階再疏辭。獲允。新鄭再起。銜階未已。乃就家起。故蘇州守蔡國熙爲江南監司。以伺察階。初國熙爲蘇守。適階方逐嵩。獨操國柄。勢猷張甚。蒼頭滿鄉城。罔敢犯者。松之郡縣幾無細民。數千金之家一見垂

誕必中以禍不折而入不已也。然其人既折而入，旋枯聲勢，復肆
弄他人矣。久之，人且樂爲之奴。强者得爲權利，弱者亦避權役，有
司多苦之。蘇與松尤近流毒，時時及之。國熙以愛民爲心，故稔聞
而痛惡之。有犯者，輒引繩批根，至欲甘心。而御史數難之，不得舒
也。國熙因棄印綬去。及階還，凡爲其家所魚肉者，悉迎至京口，訴
詞且三千餘。意階必有以泄衆忿。階已先入諸子言，悉不爲理。鄉
人益銜之。至是多起而侵階。至有上書訟階父子罪惡者，事下撫
按。悉委國熙。國熙至窮治之。凡生平賂階之三子者，有所負，繼而
多責償者，皆前挾金不已。而奸黠小人至無故而挾之，亦得所益
去。三子皆就繫，僅階留而不堪其咻，堵其室矣。時春芳雖以拱之。

故不得舒然猶時取裁酌不至過甚間爲階寬解而拱漸不樂南
京吏科給事中王楨緣而論睿考乃力求去階從困中上書拱其
辭哀拱雖暴戾頗心動居正亦婉曲以解又復于撫按居間而蔡
國熙所具獄成其長子璿次子現珉其少子瑛家人之坐戍者復
十餘人沒其田六萬畝于官御史關之朝拱乃爲旨謂太重令改
織拱之客乃構于拱謂居正納賄于三萬金賄不足信也拱無子
居正多子一日戲謂居正造物者胡不均公獨多子居正曰多子
多費甚爲衣食憂拱忽正色曰公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
正色變指天而誓辭甚苦拱徐曰外人之言我何知以故爾自疑
而拱之客大構其間計逐居正然拱徒剛暴而實淺居正操不可

湖拱非其敵也。何居正竟以內璫爲保力。徑搆去。爾禍遂免。此是階之去也。雖孫張齊之爲拱修棧。然居正實言之。李芳謂階以倖宦。以是亟報許。旣而心愧之。階旣去。亦約束其三子。事居正謹。故終賴居正以全。壬午年八十。上使使存問。癸未卒。贈太師。諡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又手較錄程純公言若干卷。太常氏曰。自蘇季子以揣摩稱。其說不傳久矣。世乃有工其術如文貞者乎。揣摩。皇上意指。十得八九。揣摩邊圉情形。亦十得五六。揣摩同事之讐機。美之股掌之上。揣摩天下之公議。收之嚙笑之間。恐季子復生。或不及也。論相于世廟之世者。率爲屈一指。豈非扣窬卻于盤錯之會。同意旨于潛默之中。得救時作用哉。然則和齋詞。

結左右。主上信之不疑。安其身而後動。亦欲功見言傳耳。非止如俗相之循默固寵也。若乃怙子之非禍。幾不測明哲。固有所窮。其亦驕溢之常情矣。